嘉慶湖北通志檢存稿

章氏遺書卷第二十五

湖北通志檢存稿二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序傳

傳者緯經之稱繹義訓故記言述事書人繹義如易繫訓故如爾雅記言如論語述事如左傳書人如諸史列傳古人皆稱謂傳古人無定法也自書分經史而左氏以述事爲編年之宗史遷以書人爲列傳之本於是傳爲史氏專篇荀袁復以紀稱編年之書則傳又專屬書人之用以至文人之集具人終始亦必稱傳而古人以傳緯經之旨微矣夫文宜稱實而辭貴總時後世史稱傳既爲定名豈當更求詭異惟是史家體

宗遷法遷之列傳雖爲書人發凡其貨殖龜策諸篇未嘗不兼述事品藻人物以意合離一篇之中不盡人爲界畫猶左氏之遺也至班范以下則類廣而例益拘矣夫傳以人拘則事散而互注不得不多（如事詳某傳及事在某篇之類）人又以類拘則名繁而分篇不得不廣（如王公將相卿尹牧伯區分品類莫不有傳）史文冗晦所由自也方志爲史氏要刪則記載當宗史法其人物一門固列傳之遺也節錄事略區分品目則類書矣科名具於選舉狀誌列於藝文又雜出矣全鈔史傳或失翦裁附注異同亦嫌繁富斯則施於府縣之志尚見博綜著爲統部之書不勝郤車載矣前人所爲陳留風俗汝南先賢諸傳今非完書而文亦偏舉

專紀人物非爲方志全書宋人名志若羅氏新安范氏吳郡諸編則翦截史傳已開後世方志摘比區類之端是以方志人物薦紳先生蓋難言之夫志者識也典雅可識所以期久遠也書無限斷則瀚漫而不精事取因仍則芒昧而易雜一方之志將記一方之事也古今理亂亦既粗具於編年紀矣抑事以人舉者也編年文字簡嚴傳以申其未究或則述事或則書人惟用所宜不敢執於一也昔班襲馬文劃自西京斷代自秦以前班既不用孝武以後又馬所無自高至武不得不復范同陳傳介於東漢疑年如袁紹劉表諸傳范爲東漢末造陳爲三國始事亦不得不復非有意於從同勢自不容已也方志家言搜羅文獻將以備史氏之要刪史之所具已揭日星復於方

志表揚豈朝典借重於外乘耶如謂一方數典不得不具淵源則表列姓名足以知其人之出處史傳全文自可以意舉矣楚自鬻熊開國遠歷商周至於明代以前紀載備矣高陽苗裔荒遠難追篳路藍縷略見稱述至春秋始著事倍桓文卿士大夫長才輩出蓋文王自丹陽啟郢而屈鬬諸族彬彬見稱述矣昭王都鄀霸業熾昌公族既有三閭庶族亦參二廣文謨武略治國交鄰春秋所紀楚國人才磊落相望假使馬班生於其時得見其詳為之分科列傳令從兩家篇籍恐未足以當其富也然丹陽二郢都邑屢遷皆在今湖北境至春秋末季而啟疆滋大北連陳蔡東兼吳越凡稱楚者規方幾

五千里史傳人物不得其邑里者皆號楚人無論瀟湘洞庭今以爲湖南境即春秋仕楚有邑里者亦不盡出湖北一區此則詳於沿革之篇矣（沿革見府縣考）秦漢之際楚人多指江淮史有地理專書人物易於稽檢項氏世爲楚將而籍起下相王孫揚側田間而盱眙立邑則郢楚故都不足爲人物之舊貫也赤符中啟白水膺圖龍躍時乘鑣屯材策西都羣寇既爲前驅南陽冠蓋遂多著望陰郭世封樊岑勳業斯則宜漳隨棗之間多存其故轍云三分鼎足爭幟中原伏龍鳳雛并出襄鄧江夏則有費禕李通荆州則有董允霍峻（江夏乃今縣地）魏之龐氏山民吳之習溫張悌皆楚產也典午以還門閥相尚襄陽

習氏荆州宗氏人才盛矣諸柳則有元慶世隆慶遠敬禮憕惔惲偃之流驚序於齊梁諸庾則有杲之黔婁於陵肩吾季才曼倩華域說信之倫蟬聯於南北世家故族殆與陳郡之謝瑯琊之王相伯仲焉隋唐之間樊興許紹以武略起安州（今德安縣）蔡允恭岑文本以文學出荆渚一代治平文優於武鄂州則李氏父子（善與邕也）襄陽則杜氏祖孫（審言與甫）世業家風蓋爲後世所宗範矣至於西方之教無與經綸第五祖傳鐙南北分派皆著蹟於新蔡（今黃梅縣）實爲史氏外篇昔晉史之著鳩摩魏書之志釋老咸紀事實非爲崇奉春秋所不廢也劉晌記錄元奘宏忍之流歐宋删之過矣宋史列傳滋多占楚貫者加

於往牒由元訖明時近史繁人物不可以更僕數矣方志家言往往於史之所具而采錄或遂其名雖撰次之疎亦繁重難以周遍也語云知屋漏者在宇下拾史遺者其方志乎宋元遺書今多存者史文所具互見異同乃知一家之言殆於人心如面是知百國寶書左氏必多割愛楚漢記載史遷容有不遑譬彼琢玉爲器所去之玉未必遜於所存製錦爲衣所裁之錦豈必不如所綴正史體尚謹嚴方志宜存旁見孟子對湯武苑囿之問皆曰於傳有之左氏所引亦有軍志周志之文是皆六籍正文之所不載則偏書外紀自古有之今則於所別著略見旁搜所以表方志之緯於史也其無關經要

則姑從闕如不敢逞奇衺之說也是故正史未具方志當詳今而略古正史未具之人方志詳爲之傳是詳今也正史有傳則但存其名於表是略古也正史既具方志又當詳後而略前宋元至明史傳雖具史外有書可參故無傳者補之傳未盡者或增訂之是詳後也隋唐以前史無旁書可參則止有人物表而無補訂諸傳是略前也亦取當於事理非有所別擇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爲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名者實之賓實不足則競於名好惡相攻史文或有誣妄名利相市方志或多誇飾斯爲病矣蓋見於史者有襃有貶而方志或於本史之傳則錄襃而去貶至於史不立傳之人方志任情無例諛墓頌嘏失實之辭酬應泛濫文墨之筆漫不知擇則方志病而國史無以爲實矣是以持論

不可不恕立例不可不嚴采訪不可不愼商搉不可不公以古良史爲師猶恐失之不及況敢輕心掉乎

宋陳規德安禦寇傳

宋徽欽北行羣盜滿野德安當南北之衝賊氛尤熾守臣陳規善於守禦爲淮漢間保障權府事八年前後百餘戰殺賊萬餘人賊由是不敢正視德安淳熙中瀏陽湯璹爲德安教授訪其遺事爲德安守城錄上之朝今括其要以爲傳靖康元年十二月賊王在閭僅薛廣等攻陷隨州宋史盜名祝進守臣陸德先以下皆棄城走遂犯德安府時規知安陸縣事先奉府差遣旋以寇警檄回行至應山界聞賊閭僅等於除日休徒寮子市置酒張樂

規知其無備遂於次年元朔率知應城縣宋理應山縣丞夏翟各以所部弓弩手土軍馬立黃晃雷志和劉允李吉向吉竹淸楊素等徑入賊營掩殺賊大潰走旋抵府府屬官僚李公濟周子通張顏悅田綷胡善張惟德等皆先後逃去或震驚中疾死所存惟安陸縣尉董貽兵馬都監趙令戣監酒稅務趙康輔與規衆以賊攻城危急推規權領府事規亦力任之出奇應變賊不能逞賊營聚薪欲燒齊安門規以火箭爇之賊又用牛皮包裹鵝車洞子樓逼攻齊安門規就城門空處用竹竿托鐵叉抵拒鈎拏洞樓裹皮發大石摧樓弩箭射樓上賊賊退毁其樓賊又進雲梯約高二丈四圍有梯道用氈

皮包裹煙火箭鑿不可使近城上用長竹併力推之雲梯倒壓死賊數人賊又進天橋逼城高約二丈闊一丈長四丈餘上有㮽道可竝行數人欲以登城城中用勁弩射賊賊不能進賊又發大砲繞城四面攻擊規令衆隱身笆籬木柵礮不能傷賊計愈狡規禦賊之術亦愈奇賊終無退意又有黨忠率賊兵五六千人著雜色衣與王在合攻城規語機宜闖孝周曰賊來益衆此非可以力敵也當以計破之隨招王在等至城下以大義說之薄許犒賊又招賊將蔣宣入城置酒晏宣款說宣以禍福令徧諭諸賊賊意稍解明日王在引兵去黨忠獨留忠意城小且屢受敵乘昏夜急攻用長竹縛荻爲炬

長二丈餘列二三百炬火光照耀如晝延燒城上笆籬
木柵矢石如雨礮聲震屋瓦下墜規極力禦之至曉始
退然忠終無遠去意規大怒遂激厲士卒開朝天門分
兩頭掩殺賊小却規隨收兵入城又開景陵門出大敗
之屍橫遍野溺漬水死者無數生擒賊衆又奪得旗六
十三鼓四十鉦五槍刀二十三牌十五述弓三弩二牛
五十二馬九十羸五驢十二於是規軍聲大振遠近恃
之建炎元年九月賊李孝忠餘黨張世李孝義等已破
襄陽荆門軍荆南府郢復州遂寇德安府其先僞求招
安規登城覘其營壘曰詐也急爲備夜半孝義薄城下
盡力攻擊規盡力禦之殺賊三百餘人以矢石中傷一

千餘人奪賊雲梯七十餘座世孝義等遂拔寨南去二年三月賊楊進號沒角牛來寇衆號一百五十萬馬三萬餘喊聲大振攻具甚盛卒爲規所挫殺傷甚多計窮求招安規出城與交質進感之折箭爲誓即領衆去是年十二月又有賊孔彦舟僞稱武經大夫榮州刺使由孝感縣來寇德安府攻城不下當夜望隨州遁去九月再據隨州來寇德安府八日遁去十一月又由隨州來寇德安府兩日遁去三年三月賊董平等焚掠應山孝感諸縣規遣兵掩殺平遂遁取唐州據信陽四年春寇德安府規遣將辛選擊之平棄輜重走至西京界爲村民所殺夏五月賊趙譯號不忙率衆數萬人自黃州

刼掠孝感縣界僞求招安時撫諭使馮國用至規白馮許之給犒訖壽忽遣賊僞作民兵裝束奪城門入守城兵以死捍規隨發礮箭擊賊賊退又就礮箭不及處列營圍城規突出與賊接三晝夜賊拔寨走六月賊曹成李宏自光州信陽來寇衆號數十萬布滿諸城直抵襄隨郢州界駐三龍河七月薄城下規迎戰卻之八月又至規又卻之既又合圍規督衆死拒相持六十餘日賊氣奪規因示招安意賊亦自陳爲賊始末佯應規卒大合攻城規又力戰卻之明年二月成宏離三里河望漢陽軍去蓋自靖康元年後五六年間賊之攻德安也數無論多寡時無論久暫當規鋒未有不立挫者續有忠

訓郎權孝感縣事准鎭撫使差權縣事韓遹其禦賊亦與有力焉紹興元年十二月有賊桑仲與信陽軍賊邢舍人何統領等領賊二千餘人逼德安府城又有隨州賊孫彪領賊三千餘人先後來寇規皆力禦之且殺賊百餘人二十日諸賊又齊攻城自夜鏖戰至朝食始退二年正月賊又發兩路兵夾攻城鏖戰兩月餘退去先是韓遹就離萑縣十里地地名紫湞周圍積水爲濠堅築城壁以待賊來事將竣賊二千餘人棄府城來奔先二百人到城北遹迎戰敗之賊大隊至兩造浮橋攻城東北壁悉爲遹拒退遹隨夜刼賊營殺賊三百餘人收合被擄男女五百餘口賊憤併力來攻大造戰艦攻城

西壁勢甚猛適笑曰此銳可立折也遂大開西門出戰艦十五隻迎殺賊大敗之盡奪其船於是德安府犄角之勢成而桑仲諸賊各紛紛若鳥獸散矣桑仲旣遁餘黨復熾紹興二年六月其黨李橫又來寇德安府其始至約五六千人各所驅虜計萬人其設計甚詭城中動靜無不知者凡所造攻詭譎變幻規隨計破之賊大窘然堅不退攻六十五晝夜不下橫因遣綵叩規求粟二百斛去左右請勿與規曰賊探我虛實也不與則攻益急與之以示有餘又遣人求得名妓乃罷攻諸將請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生靈不亦可乎規曰使橫卽退是我以婦人求活況未必退乎彼若再來當

斬妓首遺之韓通來告有粟百斛不能達規令乘風雨時呵殿而來賊必疑有神助不敢掠取如言果然橫終無退志糾衆塡壕盡拽所恃鵝車洞子雲梯天橋等物逼城下規笑曰技止此耳遂大發羊馬城內兵迎殺賊城上弩箭砲石一時俱發喊聲震天地天橋下賊皆走隨於城上推下火牛柴草焚其天橋脚天橋樓上賊亦走乘勝追奪逐北遠近圍城賊一時俱潰於是桑仲之黨悉遁規尋擢順昌府知府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殺鎭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爲盜犯隨郢復等州規爲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

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率兵卻之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破李孝義張世賊兵又降撫楊進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居正爲前鋒大破之升秘閣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鎭撫使賜三品服俄升徽猷閣待制使桑仲剽略襄漢鬨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於朝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爲王彥所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譙明明殺之奔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天橋塡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

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
行在改顯謨閣直學士徙知池州移知廬州兼淮西安
撫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臥內規
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語畢而卒年
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於世初規守德安
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
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砦寇至則保
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
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秔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
三年無逋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
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

列以聞詔嘉奬之仍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規端毅寡言笑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托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府守城錄頒天下爲諸守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

人名別錄

同官守禦七人

董貽安陸縣尉　趙令戣兵馬都監　趙康輔監酒稅務

范遐 都統制領兵捕賊　辛選 正將殺退董平　馮立 副將守禦要隘

閻孝周 機宜與規開諭王在散去

列城官吏守禦四人

宋理 知應城縣　夏鞏 應山縣丞署縣事　李居正 安陸縣尉

韓適 忠訓郎權孝感縣事殺退桑仲等賊

其位八人

李公濟 知德安府往外招集人兵十一日同乙折省監當離任而去

周子通 德安府通判往諸縣起發民兵六日回城權領府事旋驚風病郎推任陳規

張顏悅 士曹因賊至驚死　田縴 應城主簿出城逃走　胡善 營界巡檢出戰走匿

張惟德 三州都巡檢出戰走匿　陸德先 隨州守臣城陷遁去

孫璘 知信陽軍武經郎賊董平破信陽璘僅以身免其家屬皆沒於賊

軍校出力可考者八人

馬立安陸縣弓手節級　黃晃同上　雷智和募勇

劉允　向吉　楊素同上二人皆巡檢寨土軍

李吉　竹清皆應城縣弓手節級

志曰德安當南北之衝靖康建炎之際宋金交兵而土寇竊發者多規以孤城而擬蠭至之寇非威德素著臨事又能應變出奇何以能然使當日守臣皆能如規所爲則亦何致有二帝北轅之變歟

開禧守襄陽傳

開禧二年四月以金方背盟命荆鄂都統趙湻鎭守襄陽除京西北路招撫使時副帥皇甫斌出兵攻唐鄧失

利涓收集潰卒飭邊備十一月除涓兼知襄陽府時金兵連破棗陽光化統領馬珙張虎韓源統制楊杞鄭皐等皆力戰死鋒甚銳涓縛浮橋盡渡樊城軍民老幼入城凡數千人又抽江北把隘官兵及戳退卒萬人入城盡毀附城屋宇材木運城中運防城器具列城上以本司左軍統制劉津主城東隅江陵左軍統制吳强統領扈立主城西隅統制林璋主城南隅本司統領王世脩陳觬主城北隅部署甫定值忠勇軍統領呂渭孫爲亂欲殺副帥魏友諒旋爲左右格殺涓撫諭其衆士卒帖然皆樂爲用十一日金兵至樊城擄掠無所獲馳騁江上官屬多相繼去吏民震駭涓謂弟內機淏曰吾家世

受國恩先祖帥河陽時舉家爲金所殺今金兵壓境誓以死報國且復讐淏曰然於是嚴保伍防奸細撤近城茅竹屋防火礮取庫務酒甕千餘貯水闘金人於白河口編筏渡江淏單騎馳赴江上遥見隔江紫纈儀衞部伍森嚴一人中立狀貌脩偉稱完顔相公與淏往復言用兵事淏面折之旋致淏書盛稱已破棗陽光化兵勢壯盛欲督降淏淏答書曰昨承相招欲得會話雖遠覘風采一江之隔未得從容今承來示不曉所謂且相公金之大臣必明理義何爲以不忠不孝教人聖朝於貴國有不共戴天之仇正以生靈之故權守和議貴國連年縱民掠我牛馬擾我邊鄙賀正之使在廷無禮又詰

責本朝信使榜文悉毀此何理也棗陽光化小勝小負兵家之常爾士馬死傷十倍我數苻堅寇晉兵非不多淝水之敗可爲殷鑒今我城高池深兵精馬壯疆埸之臣但知戮力報國毋煩多言金人見襄江多灘磧策試淺深岸被射卻值天久旱江流清淺遂擁衆涉小樊安陽灘繞襄陽城四面圍之西至萬山華谷東至赤岸漁梁平皆金兵涫謂敵新至營壘未定利速擊遂遣旋世雄廖彥忠路世忠張聚裴顯李超許進等前後擊之斬獲頗多諜知金人於東津造浮橋涫急令善水人以催船載油灌乾草自上流放下縱火焚其橋金數十騎至城西一人自稱天使與語不遜涫命壯士突出鹿角中

擒殺之至夜金兵迫城雲梯鵝車洞子砲石草牛土布袋一時并至越三日馬步軍齊集四圍環繞無際箭著城壁如蝟毛湻身被兩創屹立不動以火箭爇其草牛等物衝焰四起城上弓弩砲石齊發殺傷金兵無數又出敢死士開城接殺軍氣倍奮迅金兵退盡燒所造雲梯等物收箭得百餘萬具捷以聞先是金兵初犯境湻命統領王宏出兵攻鄧牽制金兵宏將所部先入內鄉焚金糧草百餘萬石獲千戶杜天師段守忠首級五日捷書亦至接探得金人欲分兵救鄧隨遣旋世雄裴顯邵世忠從水路掠其營又遣孟保張德劉彥部敢勇軍襲之兵回至洞山寺前遇二丐者具言金兵奔竄有相

抱泣者稱南軍殺其駙馬歸無日矣湄欲乘勝急攻前後分遣王才王楨郭旺江青方溥許亮孫孝忠張聚徐貴宋建蔡孝先廖彥忠馬安忠路世忠等分頭掩殺焚燒金人攻具金人以千騎迫城湄親引弓射其魁將中左目死金人密遣降將王虎僞投內應湄覺斬之既而鐵騎薄城金鼓震地屋瓦俱動湄禱城社登城督戰忽大雷電雨雹金兵披靡走前後凡十餘晝夜金兵屢敗走收回被虜男婦甚多獲器具無算三年正月金兵連日攻城所恃天橋草牛鵝車洞子之類隨焚隨集其礮座高如屋極凡九稍礮石重四五十斤中物無不靡爛多或至十餘座湄爲皮簾禦之金人日夜擁衆填濠堆

積為土山窺城虛實攻城之眾多至數萬少亦萬餘人淯速日督眾拒戰生擒其將王通等殪其填濠軍將平土山擣鵝車碎其砲架忽命城上壘卓几三層弓弩手併力射敵又命敢勇軍身擕竹籠潛出直至金營接戰遂擲竹籠絆其所乘馬乘勢掩殺又誘至淺灘上出伏兵擒之是月凡數十戰而金兵氣沮其後復大集壘土築山高與城齊令登城者受上賞多集兵環守夜則列炬照耀如晝淯督兵先剗金營使金兵回救遂毀土山金兵接戰奔敗其土山所積皆材木草牛舉火焚之大風忽起煙焰障空官兵乘勢夜戰殺敵無數金兵旋增高城東北隅左堤淯夜發兵剷之金兵來護盡為強弩

所中遂斷堤爲三段金人無所施巧燒營夜遁北渡江沿白河枯河新開河一路連營二十餘里欲爲久留計滔督兵渡江冒雨擊之金兵又大敗殺二三千人馬八九百匹遂四散棄甲走於是乘勝長驅追奔逐北江北亦無金兵矣滔因分委官屬檢踏敵寨基地畫圖推勘東自漁梁平至赤岸西至萬山華泉谷分別營寨縣亘三十餘里以寨地計金兵不止二十萬衆金人百端攻城皆被勦退計無所施遂於萬山之西斷開大堤闊百餘步欲於此開小江引大江水入檀溪河隔襄陽於江北用意甚深而不知地勢之不宜也前後所奪金人軍器攻具什物不可勝數及所委棄鵝車洞子雲梯拒馬

子人馬衣甲砲石鍋桶槍刀及棄下竹木船車日差二千人船轉運數日方盡船及砲石皆自北用牛車運至砲石鐫青石為之圓如氣球備極工緻及遁窖藏而去未能盡得也涫自被圍即申朝廷乞撥兵朝廷累詔金州江州都統司發兵解圍又募死士走閒道賫蠟彈告急諸處乞救凡三月救兵竟無一至涫多方措置以守為攻方能戰退初虜以二十萬衆突灘過江自為得計意欲平吞襄陽或請白晝出兵涫謂彼衆我寡彼騎我步城外地平騎軍所宜惟宜夜閒刼寨閒顛倒金鼓使出不意或白日出兵必豫計先勝而後求戰所以每出必捷前後大戰十二水陸攻刼二十有四金人馬死傷

幾半擒到千戶董阿里孛供稱金渡灘日諸軍渰死九千二十七人馬三千餘匹攻城死傷二三萬人納合道僧亦稱其父吾也萬戶所部五千人過江渰死者千餘人細德萬戶小謀克所管三千人全沒即一軍一隊推其全師可約略矣湻軍數出城攻刼并守城傷死者數人而已湻馭軍紀律甚嚴賞罰無私凡遇刼寨獲捷支犒錢銀略無所靳每有官兵用命入賊者即不次升擢犯令者必從軍法與士卒同甘苦襄陽酒庫日入不下一二千緡湻皆不容酤賣每出戰遇雪寒即時給散士卒先是金於灘淺處栅立鹿角深處以巨石縋拒馬阻碍舟船湻令人拔取拒馬百餘盡毀鹿角舟行得以無

碍天久不雨滀慮城濠水涸乃刼水車於城東西兩堤踏水於濠賴以不涸又慮民間闕食凡貧乏之下戶悉以常平米分四隅差官置場賑糶故圍閉雖久城無飢民避難來者悉入郡治給以錢米病者命醫治療故人心悅服衆志成城以逸待勞用寡勝衆非偶然也

姓名別錄

襄陽同官十人有事別見者不在內

趙淯京西北路招撫使兼知襄陽府

皇甫斌

魏友諒副帥神馬坡爲金所敗潰圍歸後赴援德安

趙萬年副將特差京西北路準備差遣

劉津 本司左軍統制守城東隅

王世脩 本司統領守城北隅

陳箭 本司統領守城北隅

章時可 撫幹

譚良顯 參鼓院與章時可同報呂渭孫之變

趙淏 淯之弟路分內機與淯同勵死守

亡於王事五人

馬珙　張虎

韓源 同上二人皆統領戰死棗陽　楊杞 統制戰死神馬坡

鄭皋 統制戰死光化

列城將領六人

雍政 棗陽統制濆圍而出　馬謹 同上

吳强 江陵左軍統制分守城西隅

扈立 江陵左軍統領分守城西隅

王宏 均州統領領所部入丙鄉燒金剏糧艘千戶杜天師段守忠將領出城殺敵三十人　林璋 江州統制分守城南隅

裴顯 領敢勇軍與金戰奪糧船渡江北燒燬糧船　扈立 虎頭山剏寨

旋世雄 剏燒敵寨　許進 殺敵五人折城外焚餘屋垣使敵無伏匿

邵世忠　孟保　張德

劉彥 同上三人皆剏金寨　王宏　楊建

樊興　魏仲　方溥

許亮　江青　孫孝忠 擁隊

朱建 同上八人皆出城渡 豪燒金人雲梯草牛

吳興 射金人 退走

郭旺 海子妻 殺敵

張聚 萬山一帶燒金 人雲梯木牌

徐貴 教頭 同上

李良弼 殺敵 奪糧

蔡孝先 殺敵奪軍 器衣甲

劉旼 分劫 金寨

張椿 排岸使臣劫 所擄客船

張福

郜彥 同上俱劫寨 射死金兵

馬安忠 牢所部至雲峯寺赶殺 看守攻城器具之金兵

嚴整 隨州白土 坡勝敵

李超 下城奪金 人招安旅

茶商助力三人

廖彥忠

路世忠 同上領敢勇 軍劫寨殺敵

張聚 同上

被虜自回四人

李遵 歸言王虎 詐歸之情

樊起

張雲 歸言金敗 狀同上

劉寶

金將之可考者八人

完顏相公名佚　李元帥逸其名自德
攻　安來助攻

咬兒萬戶破
殺

德久住萬戶常言金兵被殺過多元帥
不敢申奏須至鄧州別撰名色

紐德萬戶　吾也萬戶　蒲察都統被射
殺

向明主簿持金
書勸降

金將降宋者二人

謀克納逸其姓爲
訓武校尉

道僧吾也萬戶之子兒攻城多失利勸勿
攻吾也欲殺之以右冀副統印降

金將被擒可考者五人

杜天師　段守忠　劉寶

王通謀克　李兀突

反側伏誅二人

呂渭孫忠勇軍統制當部署守城時聞魏友諒未知存亡欲代之假友諒同攻殺被誅

王虎降金遣回欲爲金作內應伏誅

志曰宋史載此事甚略而趙萬年所撰襄陽守城錄者乃多功若此或疑門下之士不免有所誇飾史臣不據以爲實也第萬年得於躬歷而史臣越世而後無由逆斷其爲未見萬年之書亦其理也文辭誇飾或人情之所不免然勝敗之事或可蒙蔽朝廷而不能欺四方之士可以欺千古而後而不可以欺當世之人其間事實

亦有不可以僞爲者詳其始末備考衷焉

嘉定蘄難傳

宋寧宗嘉定十四年二月金僕散安貞率兵十餘萬奪黃土關入梅林關拔麻城圍黃州遂犯蘄州知蘄州李誠之與同官協力捍禦城陷全家死之事具宋史忠義傳而未盡詳也初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秦鉅等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嘗與諸君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是月十七日諜報金兵已至團風圍黃州誠之督士卒備戰禦金兵至列營數處馬數千匹夜聞兵聲相接爲狗吠聲所謂攏

狗鋪也然炬照耀城中皆赤誠之命武翼張廣守北門監押温王守西門監務梅督守南門判官趙汝標監嘉府新城酒稅姜應春監廟秦安上充防城庫受給官進武副尉林安仁進武校尉王明與宗政指使鄭俊充東隅戰樓守禦官進武校尉王文明監廟劉忱指使錢廣充北隅戰樓守禦官三湖巡檢雍顯新宿松主簿柳必勝監廟陳師周充西隅戰樓守禦官巡檢李鈞充帳前佩印官斂民兵得七百人人守女牆二障隟廣濟黃梅二縣民兵四百人入城守禦部署畢誠之曰金兵新到宜速擊以折其鋒敢勇當先者受上賞隨遣嚴剛中戴栩李浩王文明鄧宗張富等出城迎敵至横槎橋宗等

直衝其陣自辰接戰至午大破之居數日金兵聯門扇爲牌於沙河畔作橋欲度誠之命司理趙興裕等遣陳興將弓弩手與商客聶友中等鎗叉手出南門對岸迎敵教授阮希甫與興裕督戰金兵傍河縛橋引弓射之金兵門扇護身射以火箭水輒撲滅至晚筏將成誠之遣陳興等一百三十八人佐以茶商弓手百餘人賈勇迎戰又大破之明日金兵大至作橋道高於城所立硬寨掘港口放泄濠水於所掘港上横枋木如排算子以抵矢石射仆者揜歸寨既退復來圍燒戰樓誠之督衆以機筒弩水滅其火又拒退之已而金兵集侯家潭開掘水港誠之遣其子士允及鉅與裕領弓弩五十餘人直

趨東南圍樓下對敵希甫又調江士旺陳與等直前奮擊殺其酋帥燒毀枋木塡其所開港口然金人雖屢挫謀攻益力未幾薄城下陷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殺其將卒數十人奪其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卻之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爲疑兵以示之金人白布帕首號哭詛城城中屠狗刳心肝戴以金人氈笠鎗揭城上厭之召妓紅妝奏樂於戰柵上酣飲不顧金人穴城隧軍將潛入城城中掘井接其穴燒毒熏之隧人輸情請緩乞犒巵酒則實毒飲之死者枕藉穴中金人無可如何使持書來脅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爲檄以諭金人責其叛盟無名之師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

之設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甚能於軍金人卒不得志會黃州失守金兵合十餘萬並力攻圍池陽合淝援兵不至朝命馮樽赴援樽至境還延不進淮西遣援之將領徐揮常用等率所部八百四十六人棄城先遁虛其一隅金人遂蟻附登城城陷誠之與鉅各自隨之兵巷戰於新寨殺傷相當誠之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剄囑其奴子曰城已破若等宜自計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火諸倉庫遂自焚有老卒見煙焰中白袍者識爲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死若輩可自求生擘衣就火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急還與弟灊從父俱死合

城無一降者事聞贈卿有差金兵既破黃蘄安慶危甚朝命荊湖制置使趙方遣救方命扈再興軍蘄之靈山邀金人歸路擊之會土豪祝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知隨州許國遣張寶將兵來會而淮東制置副使賈涉遣李全翟朝宗等亦至趙方二子范葵與扈再興各出奇兵夜戰殲金兵數千僵尸相屬至次日夜分范葵選死士數千四面奮擊聲撼山谷金人退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降其統軍拔聽掠子女萬餘得輜重器械山積金人嗣又大舉渡淮賈涉又大敗之獲京河版籍上於朝於是金人短氣其後賈涉得徐揮棄蘄城逃狀斬揮以狥於軍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入太學舍選俱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累官至江西轉運使幹辦使稱提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歛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何齟齬如此誠之辭去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邪使者遜謝罷令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葺之備樓櫓築軍馬墻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故事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知州誠之不受寄諸公帑以助軍實及金兵至備具甚設防城庫貯弓箭

七十萬弩箭三十五萬有奇他物稱是刀鎗火藥鉤索甲冑犒賞錢會支應不窮

秦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知州李誠之協力捍禦嘗會同官云向赴官時道四祖山曾有請禱方欲還寨乃聞兵已過淮不及親往若遣子往恐人疑遣子先避止遣吏人一行盡家人不出所以固人心也又云自金人圍城舉家蔬食小兒事斗尤虔每夜朝禮所以衛生靈也圍城出入同官皆著綠衣袍鉅獨白袍及城陷自殉老卒見煙焰中白袍猶可辨識當金兵圍急衆議棄城鉅與誠之力主與城俱亡之議且蘄亡不特安慶可憂江西亦可憂也守亦死出亦死不

如守耳於是人心益固

司法趙善興充南隅守禦團城膏油日費點燈一盞費至一二百錢請榜市曹放房地錢知州從之

教諭阮希甫當初議城守集在學射士授弓矢登城守禦又數上利病及圍城甚危百姓恐怯諸生執希甫手而泣希甫曰吾亦有十餘口在此非特諸生百姓而已然事至無可奈何是有義命耳

蘄州主簿寧時鳳素爲誠之所知感激自奮及圍城危急有鄱陽商詹太汪太黎太十餘人乃時鳳鄉人也在州未得出時爲拽砲助力至是銜語時鳳作出城計時鳳曰平時蒙李公知且握手以忠義相勉義當誓死君

脫還鄉勿遽驚我老親又出所得其父書示人亦勉以忠孝

蘄水尉董㦸誠之謂其素自矜奮希甫因言㦸乃名將之後必熟陣伍因請與監押嚴剛中同檄赴州㦸即移家七口入城死守城破全家殉焉初㦸始至言曾點檢諸關實不可恃黃土關止百五十人白沙關止三百人大城關止百七十人修善關止二百五十人木陵關止九十人關之相去有百五十里或七十里或百十里者首尾何以相應蓋當時備禦未周非一日矣

司理趙與裕當金兵將至議守城策與裕言州四門皆無虞獨師姑潭一壩金人所必窺也蓋外河乃是沙溪

大雨水漲否則徒步可涉因使陳興汪士旺等堵禦蘄春管下鄉勇董應能等擒送奸細盧四知城內張奇等叛未得其據與裕與司法趙善興等設謀句得其實誅張奇等四十九家卒定反側後獲金軍言金兵初意止掠巴州便回巴州即巴河也蘄州叛人盧立與張奇張三韓四等導其攻蘄云金人造箄城樓窺城虛實與裕抽差叉手五百人雜以婦女小兒多張旂幟拽作數隊委兩將官騎馬統之金果遲疑不測旣圍久撥兵不至策應兵徐揮屢棄城走與裕力挽回之最後徐揮出走與裕追挽不及即遣卒馳報知州通判斯須皆至躬率孫忠汪士旺陳興曹全邱卞李斌等戮力巷戰俄寨中火起金

兵大集倉惶不辨中但聞孫忠厲聲呼軍士努力奮戰捐生報國與裕急易軍士所著綠布衣雜亂軍出城先受箭傷至是痛楚悶仆既甦視左右積尸皆身首不完獨身後又一衣綠人變仆屢起視之乃趙普暎也與裕因逐難民渡河其時月明又被金兵夾射中脛及左右臂僅以身免妻徐氏及兒女十五人皆死於難走訴於制置使命攝通判事已而竟以出走之故追罷其官志曰趙與裕著泣蘄錄以狀訴於憲司大抵以官僚竭力守城由諸路策應遲延退縮以罹於難蓋身在圍中纖悉皆經於目擊故所記最為可徵與裕卒以出走追罷然非與裕所記則當日功罪誰復明之今刪其大略

著於篇曰金人攻圍蘄州前後二十有五日守倅衆官晝夜擐甲登城督勵兵民對敵死戰及遇夜出城刼寨番兵統領之首奪其牌印生擒將領及軍馬攻城器具雲梯鍬钁焚燒鵝車洞子及用萬牛火燒金人不容上城金屢敗退士氣有勇而無竭也究以寡不敵衆三月十六夜徐揮常用領兵逃遁所守城地無人金人蟻附而登蘄地失陷與裕與司法趙善䐈身衣軍服仆積尸中死而復甦半夜奔從南門巡邏趨費龍嶺天色漸曉沿路詢問撥兵或言權司張亨路鈐焦思忠陳輔等兵在高山及至高山則云在松陽橋至松陽則云在青蒿至青蒿則云在車坊至車坊則云在石龍坡至石龍則

云在四祖山至四祖山則云在太湖縣至太湖縣則云在小池至小池則云張亨之兵畏怯不進爲金所覘被金搶寨以致大敗焦思忠陳輔之兵被趙濟夫牽制略無進意與權司張亨走歸安慶府又路人云十三日有都統許俊到灌港黃梅縣率百姓宗室共百餘人焚香攔拜乞兵援蘄彼曰朝廷差我策應黃州卽不應策應蘄州徑自渡江而去宅如朱虎王振祝文蔚諸兵遠駐羅田及桃樹三角斗方等山去城皆數十里相持不進又如袁海王辛等兵隨進隨卻皆未有入城意大抵援兵無用惟恣貪暴寇至則畏怯不前寇退則聲鼓其後託名收復城中倉庫刼未盡者首卷而去沿路淫掠甚

至婦女耳瑞連肉掣去禍患甚於寇也故援兵未至圍二十有五日而城不陷者本州官僚民兵協守之力援兵既至數日而城遂陷者諸將相持不進而徐揮常用棄城遁也使援兵併力解圍於二十五日之前蘄城可以不陷使蘄亦如黃不能爲二十五日之守則自舒以及江西諸州皆風靡矣且與裕等一介書生平時不習軍旅倉卒寇至守倅委使糾率官民戮力守禦幾及一月與裕闔門一十五口與守倅而下骨肉盡罹鋒鏑可爲慘矣諸將反以佚罰冒賞可乎與裕昨者赴愬制府驗傷乞放且爲蘄民訴其冤痛制帥惻然謂州不可一日無官俾攝倅貳力任經理安集招歸之民與裕忍死

一行亦欲訪問同官眷屬存亡與夫妻兒女遺骸於是
拜命星奔還望蘄城城中不忍舉目官民屋宇倉場庫
務盡成煨燼骸骨山積塡藉河井貴賤男婦莽誰辨識
開尋圍城同難幸脫生者訪問情事知金兵橫潰時李
知州與秦通判等奮兵巷戰死傷略盡李急奔州治呼
家屬俱赴水死其子二機宜士允自吏上城後已不復
反矣李因就廳引劍自刎通判亦歸判署急呼吏人劉
廸放火燒諸倉庫不得留以與敵遂入室自焚其子三
將仕同時就盡時有老兵牽通判衣出廸判叱去阮教
臨危聞有寄居武臣挽之降不肯卽歸衙先遣子女赴
井然後隨入教授廳節級鄭五親見者也判官趙汝標

與知縣林棨監轄嚴剛中主簿寧時鳳當事急相語曰
我輩守城調發幾一月滿望援至可以保全乃今至此
豈非命耶即相約各自爲計於是先後投身子城河內
夫見危致命忠臣之心視死如歸烈士之義蘄之守倅
而下寧有愧於古人且如惠民一倉李知州所創貯米
三萬石當時議者恐爲後人壓腐之累今歲又增萬石
及蘄城破庫守不留片瓦此倉獨存今饑民流歸者恃
以不死以此見憂國念民身歿之後人被其澤如此嗚
呼平時享國厚祿一旦能以死報幾何人哉事變已定
或反議蘄人之遭荼毒坐知州不早縱其出也金寇奔
至閫遣百而使如所議百姓先死於二十五日前矣蓋

兵既臨城出亦死不出亦死然使堅守於內而待援於外則守固未必死也今死正在外援不至豈應歸咎於守而不出使當城未破而先放老小必又有張皇之責矣天下事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此張巡許遠之受謗韓愈氏所為不平者也今二十五日堅守之勞不足道闔門骨肉淪亡與夫守倅同官全家屠沒亦不遑恤宗室宗婦宗女百姓子女生擒而去者又不足言惟是社稷安危重繫為偷生怯死之鄙夫所誤言念及此可為寒心可為痛哭者也使當時徐揮常用之兵不入則百姓各以妻孥為念盡力死守或竟克保未可知也自徐揮常用入城終始七日每領兵欲出恐嚇州家邀取

厚犒暨至十六日夜棄城奔遁至大聲告金人求放其生路請金自入城刼掠破城之後金將亦曰我不解便破汝城汝大軍自棄之也且我軍攻城久不下行且去矣觀其所言則寸磔徐揮常用梟焦思忠張亨首於藁街以謝殉難諸君之靈豈足贖哉

姓名別錄

知州李誠之與令人許氏男二機宜士允姪九機宜士宏二房媳婦孫女二人婢僕五人全家死難有長男偶留婺州東陽守家見在誠之特贈五官更特贈秘閣修撰仍追賜紫章服特與廸功郎恩澤並特追封正節侯立褒忠廟與秦鉅同祀於本州令戶部特賜絹銀二百

匹兩給付妻許氏特贈令人男士允特贈通直郎姪士宏特贈承務郎媳婦孫女各特贈安人

通判秦鉅與男二人將士婢僕五人私僕三人全家死難有男秦滋見任海鹽知縣鉅特贈五官更特贈秘閣修撰仍追賜紫章服特與迪功郎恩澤並特追封義烈侯令戶部特賜絹銀二百匹兩給付男秦浚濬特贈通直郎

忠翊郎蘄春知縣林棨與男婦宅眷共七口全家死難有長男先扶護孺人靈柩先歸見存棨特贈三官特與一子承信郎恩澤

儒林郎州學教授阮希甫與男三人女三人婢僕十口

全家死難見有兩男在鄉廣德軍居住希甫特贈通直
郎仍特與一子登仕郎恩澤
迪功郎蘄春主簿寗時鳳并孺人男女各一人婢僕共
七口全家死難有長男一人與父寗宣義見在寄居饒
州時鳳特贈承務郎特與一子上州文學恩澤
武翼郎駐泊都監張廣并女一人死難有孺人一人被
擄走回見存廣特贈三官特與一子承信郎恩澤
保義郎兵馬監押溫玉并女壻外甥婢僕各一人死難
有孺人一人被擄走回見在玉特贈三官特與一子進
武校尉恩澤
修武郎兵馬都監趙師珨全家十口死難師珨特贈三

官特與一子承信郎恩澤
成忠郎在城監務梅訔全家四口死難訔特贈三官與
一子進武校尉恩澤
忠翊郎本州監岳廟李俊全家死難俊令本州委官以
禮致祭仍量與周給其家添差官
忠翊郎蘄水縣尉董戩本州委官上城守禦并宅眷同
入其七口全家死難有男一人見在建康府董各分侍
下戩特贈三官特與一子進武校尉恩澤
秉義郎鄂州武昌酒稅安允𦕓全家死難有男安邦才
見在并孺人張氏被擄走回允𦕓令本州委官以禮祭
之仍量與周給其家添差官

承節郎添差酒稅朱思恭全家死難有男朱世明見在
思恭亦仰本州契勘如本州係外州軍居卽與津送其
歸仍令吏部日下出給合受告敕公據
成忠郎嘉興府新城酒稅姜應春全家四口死難應春
令本州委官以禮致祭仍量與周給其家添差官
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景坦然全家六口死難有孺
人鄭氏男景世隆媳婦郭氏其三人被擄走回見存坦
然令本州委官以禮致祭仍量與周給其家添差官
武經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秦安上全家七口死難有兩
女兩男長秦邦俊次秦邦漢被擄走回安上令本州委
官以禮致祭仍量與周給其家添差官

訓武郎本州指使錢珪全家死難珪特贈二官特與一
子承信郎恩澤
進勇副尉本州指使王明全家死難明特贈承信郎與
一子下班祗應恩澤
進勇副尉本州使臣鄭俊全家死難俊特贈承信郎特
與一子進義副尉恩澤
迪功郎新安慶府宿松主簿梅必勝全家死難必勝令
本州委官以禮致祭仍量與周給其家添差官
借補迪功郎戴栩全家十口死難有妻李氏被擄走回
栩無褒卹疑有闕誤
高州文學祝棣上州文學祝遂艮各全家死難棣遂艮

令本州委官以禮致祭仍量與周給其家添差官
廸功郎本州監廟陳師周全家死難師周令本州委官
以禮致祭仍量與周給其家添差官

褒卹一身殉難者十三人

廸功郎判官趙汝標單騎在任死難有母親令人宅眷
并男女各一人見在衢州不曾在任汝標特贈承務郎
特與一子上州文學恩澤
新三湖巡檢承信郎雍顯單騎死難顯令委官以禮致
祭仍量與周給其家添差官
帳前佩印官前獨木巡檢保義郎李均因差出部押犒
軍官會至張都統寨門被擄死有孺人并男見寄居黃

梅縣均特贈二官特與一子承信郎恩澤
承職郎蘄口監鎮嚴剛中係本州牒委上城死難有宅
眷與男一人孫一人見存剛中特贈三官特與一子下
州文學
守禦主兵官統領進勇副尉孫忠統領承信郎汪士旺
統領進勇副尉李浩訓練官曹全李槖統領進勇副尉
林安仁統領進武校尉鄧宗統領進武校尉王文明統
領進武校尉吳宗正各係巷戰死難有老小男女各在
本鄉孫忠李浩安仁文明宗正各特贈承節郎士旺特
贈三官各特與一子下班祗應恩澤鄧宗特贈保義郎
特與一子進義校尉恩澤曹全李槖各特贈承信郎各

特與一子進義副尉恩澤
襃恤身非死難而家殉難者二人
廸功郎知鎮杜鄂先已身故未離廨舍有男三人姪一
人孫一人婢僕共七口死難有女杜氏被擄走回見存
鄂特贈承務郎仍令本州津送各歸寄居州軍
保義郎新蘄春知縣童蒙正未交割身故有男二人宅
眷共五口死難有姪二人被擄走回係童統制將帶歸
濠州前去蒙正特贈秉義郎仍令本州津送各歸寄居
州軍
全家殉難以身被擄不敘者一人
前池州醫藥飯食修武郎戴翻被擄走回有妻男孫女

婢僕共十三口死難外有長男女使安童各一人走回

全家殉難以身出城追罷者一人

從正郎司理趙與裕得脫性命獨存有孺人徐氏縣主太保四人妳子四人婆婆婢僕安童共十五口全家死難

兵士死難可考者三人

市兵賈用拽炮被金人砲打失半面

兵士詹進鬪城急時爲砲所殞

教頭張富初戰得勝陣亡

黃州失守殉難者一人

守臣何大節黃州附記故列兵士後

竭力戰守名可考者十四人

訓練官陳信　進勇副尉李浩　迪功郎戴栩

進武校尉王文明指使錢虞　監廟陳思周

監廟趙汝寄　將官陳興失關守城自效沈祚與陳興同

李斌　邱卞　王恭

何佃　聶友中

鄉團義勇五人

董應能鄉學生擒獲奸細徐彬總首殺敵　徐杞

黃思明　康譊大同鄉總首迎殺金兵

閫城助力雜色目五人

百姓方通金人擁衆登城指麾石壓死數人敵驚退　濠寨吉亭

濠寨劉成俱造設弓砲

宗子趙希呂客三十名金人雲梯攻城爲積麻繩分布四隅
士人李詃金人穴地索飲漬毒斃之

探諜八人
百姓張四賫蠟書　望樓子陳軍　望樓子陳富
兵士朱椿　洪春
阿李蘄水民黃小三妻已上俱探敵信　百姓蔡汝霖命探援兵
獄子李信請援兵已至而爲敵擒

援兵不力將領十四人
權司張亨被金劫寨大敗　馮樹　鈐轄焦思忠
承節郎趙灊夫　陳輔　都統許俊
統領卞嵒安慶援兵爲金生擒

統領徐揮守城私遁後伏誅一作余暉　統領常用與徐揮同

朱虎　祝文蔚　王振

袁海　王幸

謀叛伏誅者七八

盧立四郎　張奇八郎　張二

張三　王小乙　韓四

秦順即金人

此篇於近代史家爲創例其實皆有所本並無一字之杜撰也紀事名篇本於龜筴貨殖西域諸傳且亦左氏之舊例史遷雖變而未離其宗者爾敘例言之已詳木石亦可解矣秀水陳熷進士素聞其說未嘗

有所異議及至檄委校刊之際咨具稟揭駁敘例云
意倣左傳殊不知左傳之傳乃訓詁解經之名與史
傳之傳全不相涉因請將此等傳刪節大略入於編
年其中人物附於忠義門類姑無論校書例無改書
之法彼以左傳之比事屬辭直視同服賈訓詁一例
如果混沌至此余亦必不爲以司校讐矣盖安心立
異恃無識者指其欺狡遂以術愚當事彼意中直視
當事爲目不識丁不妨以兒戲戲之耳而當事果賞
鑒爲具見本源矣嗚呼史傳神明變化非所責於若
輩而左傳事備春秋本末乃指以爲解詁之書吾知
村學童蒙必不可以欺也然竟得售其欺宜吾道之

不行矣傳後人名別錄葢本常氏華陽國志與鄭文寶江表志例此亦人物表之變例其不入表而附傳者其人不足以列表而附傳則以備傳文之稽檢也此中具有精裁非所貴於此輩其妄議更不足較矣

瞿九思郝敬傳

瞿九思字睿夫號慕川黃梅人父晟官太僕卿幼羸瘠五歲就家塾弱甚星者言兒至十歲始可育晟懼弗督以學晟授戶部主事行兌江西九思從事羅洪先晟任廣平知府九思年十二督學試廣平以隨任子弟例考爲生員檄還黃梅是時嚴嵩爲政九思作定志論上父言權奸柄國貞良被害願父乞骸骨避賢路指斥極廣

陳義甚高晟讀未半改容已乃歎曰小子剽刻人物其言大過因祕其書年十六晟病日夕不解帶湯藥親嘗晟遺命治喪無內主可迎婦受弔九思遵遺命素車迎婦俾主棚內九思居堊室既葬廬墓畢禫後筮日爲婚年十九謁耿定向問春秋二十謁曹大章於京口至南京謁瞿景淳林廷機許穀江西督學徐爌迎主白鹿洞遂如江西與爌論太極定性之學致書羅汝芳論文行年二十五謁鄒善於河南督學胡直迎主濂溪書院復講學於嶽麓書院石鼓書院萬歷元年巡撫趙賢聘修湖廣通志其秋中鄉試知縣張維翰繁斂激變縣民譟辱公庭維翰誣九思號令徒眾爲異謀御史向程劾維

翰激變吏部尙書張瀚毆之九思遂長流塞下其二子
伏闕上書白父冤張居正故才九思乃釋歸九思由是
閉關著述與門人休寧張復策進心學四方從學者日
眾其學原本六經至古史傳記山經地志天文圖籍律
厤算數稗官野乘無不搜羅而本朝國史時政興革利
病尤悉可施實用才最敏瞻手自鈔錄至指龍不復能
字撰著口授門人弟子更相代書猶不給凡十八年不
與外事當時自部院大僚及州縣吏求書恐不獲士大
夫過境以不得見爲恥萬歷巳酉巡按御史史學遷疏
薦九思濂洛關閩正傳宜備侍從上命徵翰院添注待
詔九思奏云臣原籍湖廣黃梅中萬歷元年鄉試尋以

縣事議革節經先後撫按臣昭雪薦揚於萬歷三十七
年聖恩復臣衣巾本年十月復蒙聖恩授臣翰林院待
詔奉命之日不勝惶懼夫翰林地近職親為清華之選
待詔承顏納誨司應對之官是必一代名儒庶幾無忝
厥職臣何人斯遂辱斯命臣少習先人之業挾策而上
賢書原非矯語巖穴者無端受謗遂隸編氓光天化日
之下獨為向隅之泣每北望神京不禁乘風引領豈徒
傷其寸長尺短不得一自効於明時臣戀主之情根於
秉彝浹於夢寐亦臣所不自解也今陛下一旦拔臣於
幽廢之中錄於顧問之列天高地厚莫喻深恩臣有心
胸獨不思生至闕廷百叩舞蹈以昭千古盛遇顧臣行

年六十五歲元氣耗於思慮血氣侵於寒暑手足委頓
耳目昏眩雖欲伏闕其勢不能第念聖恩不可以久羈
官職不可以虛縻草野之士淺識寡聞無裨宏謨遠略
然一得之愚發於感激亦不自知其迂疏也先是萬歷
甲午纂修正史榜求天下知樂之士而所得張敔李文
察猶不甚精在樂則疑於淺近在詩則疑於散佚臣載
觀秦漢以來歷代與圖漢則分爲六十二部唐則分爲
十道宋則十八路獨我朝兩京十三省宛然與周詩二
南十三國風符合此殆天意欲國朝詩樂比隆成周誠
不自揣遂欲作爲明詩以準周詩如兩京則準兩南十
三省則準十三國事屬郡國者則準小雅屬京師者則

準大雅以廟陵及鄉射賓祭樂章則準周頌以天下藩國四彝蕃國朝聘燕饗樂歌則準魯頌以歷代帝王陵廟樂歌及兩雍闕里天下儒學祭孔子樂章則準商頌即於其詩幾章幾句之下博考國家典故著爲機宜以便省覽至於音律未叶終不可被之管絃又嘗以司馬遷李文利二說就中審度定十二律分寸合之易範律一一相符夫以臣之固陋豈敢自謂知樂竊念聖朝大典關係匪細神人賴以和協萬物賴以昭蘇昭德象功於是乎在故臣不識忌諱謬欲著爲詩歌務使詩與律比律以聲諧洋洋乎登歌戛擊之餘無異成周之盛然後臣心始快臣願始酬顧困於貧病尙未成編伏願陛

下察臣病困免臣赴任使臣更加考驗百無一訛然後獻之明廷以備太平之一助至於臣之生平別所著述數年之內漸有成績臣苟病骨亟延未塡溝壑他日並得以芻蕘一得恭奏九重庶幾上報聖明不次之恩下畢微臣引退之素此臣區區之本懷也吏部覆疏九思淵源正學粹白眞修馳聲譽於中原大節目無權貴抱奇冤於一旦終身念絶尤翰跡亟三十年著書凡十餘種憂國忠忱形於筆札太平盛業浹於神魂泉石而有斯人廟堂足爲瑞慶應準天順二年臨川縣處士吳與弼幣聘來京授以諭德前歷三十一年梁山縣舉人來知德以奏薦授待詔故事皆得賜歸有司歲給月米

今九思遭際與二臣同而著述之功不啻倍之准以原
官致仕仍令有司月給米五石以示資助書成撫按具
奏酌量擢用有旨報可學遷於廣濟龍坪建江漢書院
迎九思主席卒年七十一歲從祀府縣鄉賢所著有六
經以俟錄中庸口授中庸位育圖洪範衍義仁統孔門
愠解和樊圖實用編時務表遊略倣古編書文編土俗
章程講元錄佛諭孔廟禮樂考明詩擬幽贊錄文英堂
集紀思錄言善錄知命篇歷正同仁手札後先進呈子
甲字穉之年十九舉於鄉早卒穉字曰有七歲能文方
九思被誣流徒甲年方十三爲書數千言短服號呼歷
抵公卿白父冤狀孜孜往返徒涉不避寒餒天下稱爲

雙孝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京山人父承健以舉人授肅寧知縣敬幼警敏有神童之目任俠負奇嘗殺人繫獄同縣李維楨力援得免由是折節讀書第萬歷己丑進士由知縣歷戶科給事中益都知縣吳宗堯奏山東稅監陳增貪橫神宗不問敬上疏大略謂陳增背旨營私剝官虐民包買鹺鈔抽丁加派種種不法益都一縣支費官銀二千合六州二十九縣歲派銀十餘萬兩皆非無據不行勘問何以正貪殘之罪彰陛下之無私宗堯一縣令耳晉生貧苦猝得一官豈不自愛而橫挑虎口徼必不可得之幸而呼必不可回之天乎自今以後開采之

役不停內臣之差遣不罷則知明旨所謂勿擾者寬慰臣下之權辭而以有司之不應需求者爲阻撓之大罪雖三令五申豈惟陳增勿信臣亦不信陛下且以獲利萬金晏然無事而不信臣言但陛下所謂利者在帑藏之私蓄而臣所謂不利者在閭閻之傷殘陛下所謂不害者在目前之苟安而臣所謂害者在將來之叵測乞先停止然後以宗堯所奏下撫按劾問正增不法之罪不聽而山東巡撫尹應元亦極論增罪神宗切責應元斥宗堯爲民敬再論奏奪俸一年增誣訐宗堯贓私詞連青州一府官僚旁引商民皆坐籍没敬復力諫前後章疏十二上不納坐事謫江陰知縣以不檢失人望遂

投劾歸杜門著書凡數十種總名山草堂集而九經解尤爲自得窮搜冥索十年始成大旨見於自序其略曰三代而下取士明經經之不明由取士始士業一經守師說得當則入官經猶做詩矣宦成則優游林邱嘯詠餘日思入學鼓篋如傳舍假寓耳妄望知類通達强力不返以化民成俗副國家取士之意乎余早歲受詩成進士三試爲畢諫官而十年之間兩黜考功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余心恧焉甲辰歲遂棄官隱一畝之宮辟在荒郊衡門長掩乃取經籍課誦久之於訓詁外微有新知苦性鈍隨筆備忘前後涉獵九經爲九經解分九部乃銓九叙敘庖羲作易文王演序周公繫爻

孔子贊翼四聖相授道本一致百家之說紛然煩碎執義者遺象猶象者失意邵雍圖先天分易爲二考亭主書筮義守卜筮小道可觀致遠恐泥緯稗亂正易道旁爲矣作周易正解部第一

四代之書邈玆遂矣漢之伏生九十記憶太常晁錯踵門隸習凡得二十有八篇眞四代之宏璧也晚出古文託名孔壁眞楷貿貿漫不相襲而二千年來碔砆溷其眞玉不可弗別也作尚書辨解部第二

詩三百五篇授自毛公古序精研六義明通考亭氏盡改其舊斥爲鑿空遂使雅頌失所國多淫風先進後進吾誰適從其毛公乎作毛詩原解部第三

孟子云王者迹熄而作春秋五伯得罪三王春秋爲五伯

而修也世儒誣仲尼獎伯貶天子退諸侯吾聞諸夫子直道而行與民共由豈其譸張名字深文隱語如世所求乎作春秋直解部第四禮家之言雜而多端迂者或戾於俗而亡者末覩其全蓋記非一世之人之手而道有所損所益之權訓詁之士穿鑿附會理學之家制以別傳辭有純駁義無中邊舉一隅則矛盾觀會通則渾圓作禮記通解部第五儀禮十七篇禮之節文爾先儒欲引以為經夫儀烏可以為經也儀者損益可知而經者百世相因其辭繁而意瑣或强世而遺情昔之讀者苦於艱深支分節解盤錯可尋也作儀禮節解部第六周禮五官終始五行司空考工木藏其精緯象之言縱

横之心說者謂是書周公所以致太平六官錯簡河閒
補經世儒因相考訂而不知本非闕文也作周禮完解
部第七天縱聖人爲斯文主弟子問道而作論語廣大
精微包羅衆有無行不與誰不由戶四時行生日月開
牖大道忘言默識善誘小子何述詳說以補作論語詳
解部第八戰國塵飛處士橫議周道榛蕪文武墜地鄒
魯相近澤末五世願學曰私淑艾七篇之言居由仁義
稱堯述舜入孝出弟守仲尼之道以待後之學士反約
則同詳說豈異作孟子說解第九首易何也八卦文始
也次書何也二典帝始也次詩何也二南王始也次春
秋何也王降也次禮何也記也非經也次儀禮何也儀

也非禮也次周禮何也非周公也非周公而經何也昔人經之因也次論語何也集大成也終孟子何也五經之都護也經五而九何也三禮皆禮也論孟皆傳也猶之五也五用九天則也書成通爲卷一百六十五爲解一百六十七萬言起草於乙巳之冬卒業於甲寅之春越六年己未殺青斯竟竭駑駘之才費桑榆之陰唯以償所夙負無媿明經而已敬於諸經極有苦心實能見前人之所未及而避實趨虛多憑渺索求之太至則不免於鑿也宋人以義理之精薄漢儒之訓故訓故誠有不得古人意者然其功鉅自不可沒而宋人或以意氣貶之不盡由理義也敬竊宋人之失而以宋人薄乎漢

者譏宋人識力亦孤絕矣而宋人功鉅不可沒者微亦往往意氣報之非盡其識力之快也書斥古文詩用小序似矣顧解伏之書既有所不必解而辨孔之書至以周公居東爲兄之至情亦臆說矣詩小序之必以首句爲古雖近似然亦有不可强爲解者微必遵小序而斥朱傳不知序取首句其言未嘗不出於朱子也周官既不信矣而又以司空非闕謬爲陽分六官陰法五行冬水藏精之說則破碎支離幾於侮聖言也明中葉後餘姚王氏之學再傳失其眞士大夫以良知混儒佛爲一漢陽蕭氏以郝氏爲良知流弊而敬著駁佛之篇與沙門復支往復辨論凡五千餘言與黃安耿氏蘄州顧氏

弟兄出入於老佛者不類明代湖北八士著書之富莫
過於應城陳士元敬則其亞者也然陳氏於諸經之外
旁及二氏百家蓋以博雅爲宗非敬例也敬中年自置
一棺題額爲一杯齋作記自銘語似達生者流又爲生
狀死制其銘略曰謂我爲儒我百家諸子謂我非儒我
詩書執禮談元妙者尋常見聞窮神化者隨身規矩蓋
百子之道不遵忠恕堯舜之道不遵孝弟苟索隱而行
怪貫罔民而欺世敬生平學行未能及此然亦確有所
見者也敬卒年八十有二子宏範崇禎壬午舉人
志曰瞿九思郝敬皆儒而俠者也九思以塁吏誣陷長
流蒙釋敬亦以殺人繫獄李維楨解之然皆能折節

讀書卓然有所自立所謂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九思之論樂律聲詩諧聲比律當矣而斤斤於郡縣之世必欲以兩京十三布政使司上同二南十三國風之譜鑿矣敬於九經諸解實有心得為先儒所未發然思而未粹於學往往以已意推求而無所本也五經本於漢制六藝亡樂而得五也後世七經九經十二經以及十三四經名計部稱之亦無不可敬之言曰用五而九天則也鑿又甚矣

李時珍尹賓商傳

李時珍字東壁蘄州人父言聞業醫家世孝友事詳二顧傳

時珍生有白鹿入室紫芝產於其庭幼以神仙自命年

十四補諸生三試於鄉不售鍵戶讀書十年不出博學無所弗覸尤善醫楚宗富順王嬖庶孼欲廢適子會適子疾時珍進藥疏方曰附子和氣湯王感悟立適楚王聞之聘爲奉祠掌良醫所事世子暴厥立活之薦於朝授太醫院判一歲告歸著本草綱目年七十六預定死期爲遺表授其子建元其畧曰臣幼苦羸疾長成鈍椎惟耽嗜典籍奮切編摩纂述諸家心殫釐定伏念本草一書關係頗重謬誤實多竊加訂正歷歲三十功始成就自炎皇辨百穀嘗衆草分氣味之良毒軒轅師岐伯遵伯高剖經絡之本標爰有神農本草三卷漢末李當之始加校修梁陶宏景益以注釋爲藥三百六十五唐

高宗命李勣重修長史蘇恭表請增藥一百一十四宋
太祖命劉翰詳較仁宗再詔補註增藥一百唐愼微合
爲證類修補諸本合五百種自是指爲全書夷考其間
瑕疵不少有當析而混者葳蕤女萎二物并入一條有
當併而析者南星虎掌一物分爲二種生薑薯蕷菜也
而列草品檳榔龍眼果也而列木部八穀生民之天不
能辨其種類三菘日用之蔬罔克灼其質名黑豆赤菽
大小同條硝石芒硝水火混注蘭花爲蘭草卷丹爲百
合寇氏衍義之舛謬黃精即鉤吻旋花即山薑陶氏別
錄之差謬歐漿苦膽草菜重出掌氏之不審天花栝樓
兩處圖形蘇氏之欠明五棓子構蟲窠也認爲木實大

蘋草田字草也指爲萍苹似玆之類不可枚舉臣不揣愚陋僭肆刪述複者芟缺者補如磨刀水潦水桑柴火艾火鎖陽山柰土茯苓番木鼈金枯樟腦蝎虎狗蠅白蠟水蛇狗寶秋蟲之類方今所用而古本則無三七地羅九仙子蘢蘢香豬腰子句金皮之類方物土苴而稗官不載舊藥一千五百一十八今增三百七十四分一十六部五十二卷正名爲綱附釋爲目次以集解辨疑正誤詳其出產氣味主治上自墳典下至稗官凡有攸關靡不收掇雖命醫書實該物理伏願皇帝陛下敕下儒臣校勘以成昭代之典臣不與草木同朽萬歷中敕中外獻書建元以遺表進命禮部謄寫發兩京各省布

政刊行晩年自號瀕湖山人又著醫案瀕湖脈學脈訣考證奇經八脈考各一卷其五藏圖論三焦客難命門考及薖所館詩話皆失傳惟本草綱目行世蒐羅百世採訪四方始於嘉靖壬子終於萬歷戊寅凡二十八年而書成舊本附方二千九百三十五時珍增方一千一百六十一晩從顧闕遊闕好道術與時珍甚相似其讀書以日出入爲期夜即靜坐時珍沒後有貢生蕭銓得危疾夢時珍授方用海桐皮治之果愈銓遂讀其書精於醫理故醫家稱時珍爲醫聖云子建中嘉靖甲子舉人官府同知孫樹初字客天其將生也時珍夢朱人曰來報汝德覺而生孫舉萬歷四十六年鄉試明年成進

士授戶部主事天啟二年榷河西務錢局銅乏派榷關備解樹初捐貲購銅不以擾民又先期入戶部薦其能熹宗召對但稱聲音洪亮薦者大失望明年以郎中司宣府餉鹽商輸粟不賓按名責補商齎金乞寢其事叱遣之因中貴人為之請又不聽出為陽和知府魏忠賢遣黨巡宣大自巡撫下望塵拜謁樹初稱病不出莊烈帝誅忠賢臺臣以方正薦陞山西按察副使巡赤城口外立市怨中國不信樹初勒石示不欺順義王遣使厚謝樹初亦厚報之解歸築館湖山扁舟野服號西湖釣叟耽酒工詩有穎餘慵緒數卷崇禎八年寇犯境樹初捐郭外大池決隄迴湖以衛城十六年寇陷斬遇害年

五十七繼妻封氏長子貢生延慶同殉難
尹賓商字亦庚一字於皇漢川人父應元自有傳賓商
有儁才喜談兵名動江漢間以恩選爲知縣忤上官罷
免杜門著書其學長於術數多立新解其釋遁甲之義
曰遁者隱也大衍虛一太乙虛三之義也甲爲十干之
首常隱於六儀之下所以變化無窮謂之遁甲六儀戊
己庚辛壬癸也甲爲天之貴神雖不用而潛伏於戊己
庚辛壬癸之間因名曰遁或曰遁者循也嘗云循甲取
六甲循環之義則非其本旨矣又撰祿命辨正祿命諸
家之恨其言曰世之推祿命者於子月則作今年推於
子時則作明日推余每怪其不然嘗遇一方士謂子丑

時俱屬今日之夜寅時以後仍屬明日之旦其理甚確
按春秋桓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鄭氏注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
朔日日始出其有虧處未復故知此爲夜食夜食則亦
屬前月之晦故穀梁氏不以爲疑也然則子丑二時當
屬前夜明矣葢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斗柄指寅則
爲正月然必以初昏爲定自初昏以至丑時皆爲今日
寅時方作明日上古造厤之始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
冬至爲厤元夜半子時仍屬甲子朔日史記厤書曰得
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
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以夜半爲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

則以平旦爲朔此說可以爲今日之夜明日之旦之證
夫以天運言則寅月爲一歲之首寅日爲一日之初日
出寅卯是也以人政言則寅月爲一歲之初寅時爲一
日之初雞鳴而起是也今之術士有子平五星範圍前
定諸家以寅正而仍以子時爲一日之初無惑乎術多
不驗也又讀孫子軍形篇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
者動於九天之上曹操注曰喻其形勢賓商曰此非操
注按符應經載三盤圖其陽遁九局則直符後一爲九
天後二爲九地陰遁九局則直符前一爲九天前二爲
九地故張良曰九天之上利以陳兵九地之下利以伏
藏蓋六甲爲九天之上乃殺伐之氣運所在六癸爲九

地之下乃蒙晦之炁運所在如甲巳日寅時陽遁上元一局直符在艮坎爲九天乾爲九地陰遁上元九局直符在坤兌爲九天乾爲九地俗儒不察妄以九天爲最高九地爲最深耳又著運籌解曰漢高帝言運籌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儒者釋運籌爲用謀即司馬遷留侯世家第云常爲籌策臣又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而已乃又載漢王與酈食其謀立六國後趣刻印而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且以酈語告良良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余反覆而疑焉竊意畫計多矣未有藉箸者且籌則籌耳奚用箸爲及學遁甲奇門則實有運籌之法乃始豁然悟也夫運籌之法

畫地爲局布東西南北玉女十二支八千四維出天門
入地戶閉金關乘玉輅而行經曰凡用遁甲無奇門者
宜玉女反閉局出在室六尺在庭六步在野六十步並
以六爲數先定六數訖左手持籌右手執刀呼濁炁吹
旺炁禱祝六甲六丁玉女六戊藏形之神查係某日便
從其地入局祝曰謹請東方功曹大衝天罡青帝大神
南方太乙勝光小吉赤帝大神西方傳送從河魁白帝
大神北方登明神后大吉黑帝大神降於局所便從所
求日辰置籌假令子日卽從子上命第一籌丑上第二
籌寅上第三籌卯上第四籌辰上第五籌巳上第六籌
但有兩支挾一千先成者爲天門後成者爲地戶此所

謂運籌也賓商識解多類此其詩文亦健可採取
志曰李時珍尹賓商皆儒者而時珍名成於醫賓商學
究於術其所著書皆卓然明理有非方術諸家所能言
者殆亦儒學之旁通也歟

三耿二顧張緒傳

明嘉靖以還學者多趨餘姚王氏而大湖南北盡本泰
州王艮所傳則已爲別派矣蘄黃之閒江西接壤新建
故治流風在人若黃安耿氏蘄州顧氏皆豪傑之士能
自振起雖兄弟家學不相因襲則其得失亦不盡由師
說然也次其行事蓋亦各有其所得矣
耿定向字在倫號天臺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以行人

擢御史嚴嵩父子竊政定向疏劾其黨吏部尚書吳鵬六罪併斥嵩爲營護事竟寢出按甘肅舉劾無所私去任有以石經餽者留境上而去隆慶初擢大理右丞高拱執政定向譏其褊淺無大臣度拱嗛之及掌吏部以考察謫定向橫州判官拱罷量移衡州推官萬曆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陸光祖爲御史趙之瀚所劾定向頌光祖賢詆之瀚給事中李以謙言定向擠言官定向求去帝不問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藩臣劾應天巡撫周繼疏發踰月不以白定向守故事力爭自劾求罷且詆藩臣論劾失當藩臣坐停俸於是給事中許宏綱觀政進士薛敷教南京御史黃仁榮連章劾定向

大抵言南臺去京師遠章疏先傳人得爲計故邇來投揭有遲浹月者事理宜然非自藩臣始語並侵大學士許國左都御史吳時來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方惡言者勒敷教還籍省過麟趾仁榮亦停俸清議以定向爲持言官或作客問詰之無以難也時定向已除戶部尚書督倉場定向因力辭求退章屢上乃許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定向初立朝有時望後歷徐階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四輔皆能無齟齬居正奪情嘗諸友人至比之伊尹謂以天下自任不得不冒天下非議諫者不明此學故也雖意在少紓其禍時議訾之其學本王守仁嘗招晉江李贄於黃安後漸惡之贄亦屢短

定向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贊遊贊小有才辨定向不能勝也然定向不伺虛元常謂道不可與愚夫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不可謂道故費即隱粗即精也意蓋欲救狂禪之弊而不覺其言之易也弟定理定力

定理字子庸號楚倥少時讀書不成父督過之時時獨行室中憂憤不知所出問之則曰吾恨不明若有目而瞽自是或靜坐一室終歲不出或出求友累月忘歸久之充然自足有問者曰若欲作神仙耶曰吾作天仙天仙云何曰但知太極不問陰陽五行定向呵之曰學不於事親從兄求其實乎曰學有原本堯舜相傳一中耳

子思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今人孰從未發觀之哉曰中庸亦言庸言庸行達道九經而已曰獨不觀其無聲無臭耶定理論學不煩言說李贄好談論定理不發一言臨別謂之曰如何則自以爲是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贄默然初定向攜之見劉初泉逸其名初泉方病定向詭言與醫者來定理至前數語初泉驚起已知爲定向弟因曰恐不可以弟畜之也然其講學全以禪理覩定向尤甚定理終於諸生

定力字子健一字叔臺隆慶辛未進士授工部主事張居正故座主又先嘗執贄甚眷之定力深自引避出爲成都知府遷福建提學副使下車卽頒楊羅李朱大儒

微言以訓士錄蔡清及布衣陳眞晟後以示風向累遷
南僉都御史督操江疏言五方五便大指言榷使罔利
藪奸及竈丁擔夫畿內羣不逞可慮宜專責治兵使者
練民兵儲餉爲未雨防亡何有上新河之變賴定力成
畫璫竄去已復上疏極言中使之害累官南兵部侍郎
卒贈尙書定力學問以求仁爲宗以與人爲善爲體大
旨與定理相似初定力之生也母桼有疾欲弗舉定理
甫七歲泣止之母曰無衣也卽解衣覆之長而弟兄友
愛俱以講學顯名
顧問字子承蘄州人曾祖昇明宏治時爲諸生負奇氣
興獻王之國道蘄州闖校橫擾昇率里少年毆之上書

輿王請罪王壯之不復問祖宗儒有道術多小妻壽且百歲眉白而顏丹常爲鄉約無所阿避長吏多取爲平父敦諸生力學有聲其父寵諸妾而疏嫡敦奉母居距家數里每質明省父而歸奉母早晡無問風雨寒暑父卒事諸母有加禮有族子運漕糧會山東饑卽舉以賑官追償漕敦鬻田取給家立困忽所居產香草取售奉母竟無乏事生平非其力不食也生三子長問次闕俱名儒問生時母陳夢巖上日昇故號曰巖幼不好嬉五六歲時戲陳盤盂揖讓作禮容就塾日誦數百言嘉靖十六年丁酉舉於鄉戊戌進士授浙江壽昌知縣壽昌俗難嫁貧民生女輒不舉問嚴禁犯者致罪定貧家嫁

娶式積歲活者千餘皆呼爲顧女月進生徒講學化大行行取貴州道御史二十二年七月熒惑守南斗先是嚴嵩翟鑾搆隙給事中周怡論娶廷杖下獄冏因天變陳言追論怡事且言大臣中官表裏帝優容之俄以入朝失儀拜杖謫來安知縣風政清肅陞邠州知州甘肅延安新被兵關中少年結納匿亡命白晝殺人明年地震雨石於淳化縣冏謂中原將亂必始關中設義學義倉月朔集父老子弟約束勸戒貧不能就塾者令入社鰥寡孤獨疾病者出倉穀賑之立什五連坐法州無盜賊州大疫民間寫梵書禳災冏易以存天理滅人欲字有病者見鬼避去疫爲止擢浙江僉事駐嚴州巡按請

寬海禁問力言不可曰今諸亡命以海爲逋逃藪宜求
所以備禦海禍起議募兵一日而得百人問咤曰何亂
民之多耶益募收之晉參議逮遭父母憂免喪講學陽
明書院有終焉之志隆慶二年起兵備徐州黃河溢入
邳州措置流冗捍禦堤防民賴以安轉福建參政弟闕
以南吏部出爲福建副使不赴問亦九疏乞歸築崇正
書院與羅洪先倡明理學海內比之伊川程氏暮年復
聚講賦詩自道所見隱居鈷鉧潭問聳顴劍眉目爍爍
有光然性舒徐行必張拱坐終日不欹側大暑家人未
嘗見其體對童僕無疾言好服食丹砂壽八十一微疾
召武昌布衣劉筠喬至曰無他示子生死如是耳遂瞑

四方學者會喪千人歷官之地皆爲建祠萬厤末給事中官應震巡按御史史學遷疏請與弟闕同列從祀不報所著書詳藝文

闕字子艮號桂巖母夢人饋大魚自言從濂溪來寤而生闕幼明慧父問其志對曰駕風鞭霆歷覽無際父曰吾聞志大不祥對曰然則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年二十二舉於鄉戀親不赴公車父促之行明年庚戌三月京師晝晦黃霧四塞闕賦隱憂七章試畢南歸至麻城得報登第愀然曰古人學優則仕今天數示變邊警日聞年少學淺何以分君父憂抵家鍵戶讀書求濟世務癸丑廷試二甲除刑部主事丁父母憂哀慕過毀同

兄問廬墓先後十年服闋累遷吏部郎中出為福建副使不赴歸里時年三十八官刑部時容城楊繼盛劾嚴嵩下獄闕與主事任某保護甚力中嵩忌幾不測會母憂解官闕居官清苦俸不給啜茶粥同曹呼顧小茶以父教隱德有青茶稱也官吏部時巡按為赴天官坊歸見之曰惡用是恐百年後崩頹歷人拆而湛之湖同兄問數往來廬山白鹿洞與餘姚王畿錢德洪南昌李材吉安羅洪先吁治羅汝芳瓊山海瑞安福鄒德溥丹陽姜寶黃安耿定向定力講學砥行千里往還脫粟野蔬或旬月留京師語曰天下清絕顧問顧闕初問主陽明書院立教嚴峻闕主崇正書院生徒數百方技雜流亦

不拒也兄卒水漿不入口三日一日忽謝生徒毀書院未幾而有陽明異學之禁闕放曠不喜城市搆草屋山谿閒獨處無籬箔風雨至持席蔽之乏几案布地食飛鳥或就啄之萬歷十六年戊子大旱斗米千錢不忍食辟穀五十日而神益王有司追逋賦民扞殺追隸聲言行且殺官巡撫惶遽議兵闕請以禮化之與門生數人深衣幅巾往諭許其子弟肄業鄉人感泣盡內逋賦而大難以平闕雅不欲以文名數規王世貞宗臣吳國倫諸人爲務末諸人不能用也晉江李贄喜高論闕頗非之然贄稱學行必首推闕四十年壬子有星茀東北闕曰三十年後丁其變矣密書事應櫝藏之癸丑正月朔

忽書句云津吏報增三尺水山人歸臥幾重雲夏大水六月六日赤日亭午顧覗晷影正衣冠逝年八十六闕性孝友與兄問居每出入必揖衣布澣衫二十年不易門生昇竹輿褰破幰繩草絡之江陵張居正薦召不起廷臣薦者二十餘疏詔除通政參議不拜精筮卜天文風角其學不傳所著書甚多詳藝文子天錫孫景星別傳

顧景星撰其家傳於闕傳後附闕生平招致諸客之傳蓋明世宗好道而士大夫家爭延方士雜流法所不禁也今刪取其可稱者附之

樊山王載玲字昇甫別字震岳荆靖王第三子少頴異

目十行下慕淮南八公梁四公之風折節名士師事闕具盛禮虔問不死之道匐伏固請闕亦長跪要之曰王能從僕三事乎王曰敢問曰往歲丙辰彗星出進賢芒西南指犯太微掩上相東北行入紫微掃天牀應在後甲子比年天變八妖三五百六厄有常數王誠能家庭之中效民間翁嫗爾汝乎王曰諾曰自古以來貴盛不戒亂世治容其殺身受辱不可殫說王誠能去金玉錦綺御瑠甂大布操耰鋤井臼箕帚乎誠能去後宮粉黛行纏耳璫倭髻之飾乎王曰敬諾謹奉教再拜闕答拜曰王不死矣王卻步出汗洟然下歸皆如闕言自號大隱山人年七十薨有廣讌堂集百卷行世長子常滄嗣

次子常采音師字書無　封鎭國將軍崇禎十二年張獻忠破襄陽刼藩府將軍歎曰顧夫子聖人也挈家人一夕遁長史追不及十六年張獻忠陷蘄啓之荊王郡王皆被害刼諸妃夫人將軍免順治三年與英山男子王六妲起兵斗方砦死之

劉應元字雲嶠武昌金牛鎭人爲銅工聞問講學寒溪往聽悅之他日方鍛問形神合一之旨問奪椎擲地曰問否對曰問曰此是合一應元因棄家游久之門徒數十所坐一牀甑稜盡滅年七十餘卒

吳自守字介夫廣濟縣學生棄制舉業爲問崇正書院弟子授易雅有思理問曰吳生季長門下鄭元也問卒

學於闞維汝芳嘗過講覆察曰稱於學者曰易庵生

李言聞字子郁蘄州人博洽經史以醫爲業里中有弟

爭兄田訟甚苦言聞具酒食召欲解之訟者來集俄醉

鬭㛰前言聞入跪厥考靈牀下曰小子無狀不能感閭

里訟者聞之大笑後訟者瘐死獄中族人瓜分遺田言

聞往爲斂葬焉著有醫學八脈注其卒也闞哭之慟子

時珍自有傳

方一麟字湛一原名汝時黃陂人少爲諸生母病瘵垂

死楚俗疾亟輒迎婦媒巫鼓樂合沓以爲厭勝婦至一

麟亡走道旁樹下坐夜分有道士過之曰郎何事一麟

泣告道士曰倘從我遊我活汝母一麟喜與俱歸出藥

飲毋立起一麟即拜辭毋道士曰未也某年月日候我於某山之隈毋死如期往道士居石室不蓄五穀惟啖果實心疑之數日道士戒曰汝安坐吾出即歸持白中藥去一麟就視餘藥竊取之道士歸怒曰盜心不除求至道耶叱之去一麟泣道士曰他日有難貸汝腳力歸仍爲諸生言黃白等術胥學以爲妖下獄夜有人牽出垣外旁有長耳跨走遂脫

烏攩蘄州大同鄉人或云鄔姓也少爲髡奴善淵口技喜入山林鳴啁飛走頓集因就禽之嘗徒手入空室須臾牛哞羊咩雞叫豕狗鵝鴨爭呷折薪撲釜貓醱犬䑛沾門隔開閤箱簏啟閉兒索乳嘑婦姑相稽病翁呻

吟啟戶一無所有

正德時武當山有李道士惟噉麥麪人呼麪子李言吉凶多中嘉靖初荆永定郡王禮聘至蘄求長生訣對曰殿下修身齊家長生訣也賜金帛不受已辭歸至漢口臥舟中忽亡去後王議事干宗正條例幾廢國思道士言改悔卒稱賢王子翊鉅嗣會荆王薨無嗣以世孫入繼是爲荆恭王恭王思道士爲祠祀之弟子柳道春蘄州道正司能符籙役鬼暮年爲鬼毆死道春弟子郝通悟得師術不用而好儒萬厤中自暴請雨三日雨如注雨止端坐死矣荆王以禮葬焉

女子程靜林奉天人知書與夫彭翁至闕家彭死靜林

年已七十精撟引按杌毒尉之法病癥瘕者以拇指抐巨闕下上腕兩傍滯下病已以法授闕弟婦朱氏朱授闕于大訓妾明氏大訓常食餅怒病明用其術愈之大訓妻李病靜林脈之曰是不可生也然我北面若翁二十年不可使失冢婦我當代之本期白日飛升大志不遂命也因遍拜家人還瞀趺坐而逝時年九十二矣李果霍起

張緒字無意別號甑山漢川人父貧賤傭居於大姓劉大本山莊緒幼穎慧父攜以見劉劉奇之撫爲己子更名劉燧劉愛緒甚雖別生子而家貲大半屬緒比登第劉逝緒爲服三年喪委貲其孤而身調護之搆者四起

屹不爲動其孤稍長能自立緒遂復姓張而奉巳父以孝聞與江陵張居正同舉於鄉稱知好居正早貴緒不肯附之初試爲縣居正勸使改教官爲進取計緒不可遂爲縣有勢豪爲民害者列狀殺之曰與利不如除害既殺爲具棺衣哭臨而葬祭之閉門思過三日始出上官大駭然莫能非也則請改桐城教諭士有貧不能葬父者緒鬻婢助之性好施與無長物豁如也升南京國子監博士値朝賀雪黯朝衣盡白緒詫不祥就班行慟哭諸大老怪之俄世宗哀詔至緒隨百僚援部舉哀禮畢緒獨大哭不止諸大老伏不敢起來佀幾殆咸心御之轉吏部司務比舍郎有與緒同姓者其妾棄子而

逃爲邏卒所獲郎有重望方爲儕輩所忌欲因此汚之
緒出冒爲己妾取還密以歸張後張遷郎陽巡撫舟泊
漢上問知府張敞川先生安否知府不知張曰若爲守
而不知郡有張敞山則爲守可知也知府甚慚詰朝得
緒所居釋車騎徒步訪之知府馳報緒踰垣而遁張歎
仰久之請見其妻厚餽而去爲刑部郎久不遷一日張
居正坐政本堂九卿咸隅坐議朝政緒排闥入據坐上
座指揮談論旁若無人居正亟稱其若節揚言諸大老
因目吏部尚書曰今某府缺人爲超補之尚書唯唯緒
正色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知府於古爲太守稱二
千石予尊在上大臣口威福以私德怨此嚴嵩氏所以

敗也居正怒其所坐椅折緒曰其兆不祥我與公從此已矣大哭而出諸大老咸失色亡何居正果敗言者猶謂緒黨居正諸大僚舉政本堂親見緒唾哭居正而折其失言者乃止緒亦解歸田里與黃安耿定向兄弟切磋講學有虎方乳子盜食耕牛緒造虎穴裸體搏虎竟無所害定向溺愛其季弟弟嘗倚勢奪人業比其死定向哭之過傷廢寢食緒乃榜其弟十惡欲聞諸朝定向初不信察之果如緒言遂憾不復哭緒曰吾何忍發季惡聊以紓其哀也緒講學開示後進曉譬多方至繼以泣必期人悟而止嘗晨候知縣安出見有酒容緒曰長吏與民同好惡者此平旦氣爾何可以酒德亂之安不

能堪此之出緒曰吾不復入也縣民貧公勿貪縣民瘠
公勿酷行矣自愛大哭而與安絕未幾蔡某督學檄安
禮迎緒至避正堂舍之暇與出坐周蓮溪書院進所取
各府縣高第諸生北面聽講冠帶擐門如堵會安某方
中飛語大吏伺之危甚緒力剖其冤安因得白安聞之
持幣肉袒及門稱報緒卒謝絕如初萬厤癸巳卒年七
十四緒學衍良知宗旨與耿氏兄弟出入論議得失亦
相似其卒也定向爲之誄辭云

志曰姚江之學再傳失眞後學不察因以詆師授也耿
氏顧氏皆溯源泰州其立身行已咸足以不愧至其講
學也耿氏則偏於釋顧氏又雜於神仙亦其不可爲諱

者也李贄狂癖亦自附於姚江至言人能無以仲尼之是非爲是非則天下之是非定矣悖戾至是豈良知之本義哉然推其意不過言聖人經訓不可以拘泥而故爲詭激至流於無忌憚而機辨且莫之攖也耿定理以無言折之庶幾稷下之脅速歟張緒嬌嬌能折權貴而不循禮法迹其行事殆聖門之狂者也

復社名士傳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用也性不可知而徵於所感先王所以制爲禮樂以養性於和節之中則人心淡定而天下治也夫名者實之賓古人但知當爲而已矣未嘗求人知之也禮樂教衰而人性不得所養

猶官師檄異而人生不得所業官師合一則業即爲事功學一也生
不得業則退而著書文字始出於私家矣性不得養則
遂於外馳意氣遂激於名聲矣古今時異先王成法不
可復也文章聲氣何可貶抑學者惟當愼辨於心術欲
其近實而遠名則世風消而天下享其利也人主之於
天下猶父母之視衆子也人知子孫愚弱爲父母憂不
知子孫俊異更足爲父母憂也競於文字而激於聲名
皆出於俊異而非愚弱之所爲也則人主操術以馭天
下亦張弛於其過與不及俾愚弱者有所振而俊異者
得所範而不詭於中斯已矣漢之黨錮唐之清流東都
元祐之籍南渡慶元之禁往牒可以鑒矣明神宗朝閹

君在上國是日非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重興東林書院聚徒講學砥礪風節正人占萃聚矣而聲氣蔓延依附之徒幾遍天下莫不私立門戶互相標榜始以君子嚴小人之防既而小人乘君子之隙終以小人混君子之流東林未已吳應箕楊以任張溥之徒又以復社繼之黨禍之烈訖於明亡視漢宋之季殆有甚焉夫小人攻君子猶可言也至小人混於君子則君子之聲引氣援黨同伐異不務實而徇名有以招致之也夫名之所係重矣先王所以覺世牖民則有名教學者所以立身制行當由名義原諸君子之用心豈不以治教既衰彝倫攸斁生平讀書明道不勝忠君愛國惓惓之懷相與倡

率同志講明義利公私邪正得失之辨思以清議樹名教名義之防爲一時計即所以爲萬世計至深遠也然名之所在託者爭趨有以是求即有以是飾者不可不辨之於早也蓋教本無名使然而已先王欲不知教者由於教故揭名教義亦無名當然而已先王欲不知義者由於義故揭名義名教名義之名如人不知謀食而立稼穡之名不知謀衣而立蠶桑之名不可不亟者也聲引氣援標榜矜飾之名如不知稼穡而欲得飽食之名不知蠶桑而欲得暖衣之名務求飽暖之名而不顧其家之本無衣食此好名者之所謂名也君子方欲以名教名義維天下而好名者流即飾名以汨之則謀求

謚稱之名與托於飽暖之名未有辨其千里與毫釐之閒者也故好名者流其弊甚於好利而流毒於人心風俗爲天下國家之患未有已也東林之事史傳昭明而黨議列傳諸書東林朋黨錄天鑒錄盜柄東林夥黨羽蠅蚋錄皆明人所撰本朝陳鼎有東林列傳世多有之不復敘述惟復社繼起東林而姓名之在天下或隱或顯雖宗盟江左而湖北人士風從雲合蓋亦不乏人矣嗚呼諸君子文章風節氣誼之高求之古人往往不愧而末流改節與夫濫竊虛聲憑依草木生平庸碌泯滅無聞者亦頗有之倡始之君子不知其弊之至此也今擇其有可稱者撰次爲傳其文章吏治節義有專重者或詳別傳則亦互注其人其無可稱者亦

列名備參考云
王一翥字子云黃岡人天啟時負才遊京師魏璫屬趙
嗚暘邀爲記室一翥棄其僕從閒道歸後登賢書隱廬
山智林十餘載晚歸黃岡卒
劉敷仁字濟甫江夏人早失怙母氏知書爲陳說大義
與景陵譚元春讀書山寺以名行相砥礪所交皆吳越
賢流戶外屨滿淩義渠爲給事林可任爲翰林每過敷
仁必屏騶從戒徒隸曰此劉先生門坊以僕御溷高士
也崇禎壬午順天鄉試第四甲申南歸築室餘荷塘杜
門學易著有添學草梧山草文集若干卷
程良規字貞卿號皋門孝感人十歲能詩長以制舉藝

雄於世舉崇禎庚午鄉試自登賢書概不爲公府請謁兄良法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叔子有焉有東木詩若干卷

劉祺字以介孝感人少慧弱冠試有聲後得奇疾棄諸生業輸粟爲貢生崇禎癸未抗賊白雲寨授通判以事不可爲棄官去别號半隱山人順治癸巳卒祺博學能詩以白居易爲宗著有韻會極該博

吳亮思字幼睿廣濟人學詩有聲諸生間入鄉學與黃岡何閎中樊維城黃正色王一翥齊名仲兄亮嗣萬厤官給事亮思奉母居京邸交遊多海內聞人歴試鄉闈不第以歲貢上京師崇禎十三年詔拔人才權貴人私

其子弟親戚物議洶洶指摘陳演亮思發憤上疏略言
皇上勵精圖治求賢若渴制科而外求之拔貢求之宗
室換授求之山林薦辟今乃下及歲貢皇上求賢逾急
而臣下奉行逾緩皇上求賢逾公而臣下奉行逾私而
富家得官以賄賂勢家得官以門生故吏之援引豈古
大臣以人事君之義疏入帝命指實覆奏疏言臣楚人
言楚大學士姚某以其弟某進兵部左侍郎王某以其
親識某進或勸亮思節縮疏語亮思不可演慮帝怒陽
爲好語羈縻乘閒密疏楚狂生罔識治體於是上意稍
緩亮思遂歸隱石港山下不出客至飲以酒酒酣談往
時京邸耳目所覩記事追論梃擊紅丸移宮始末皆歷

歷指諸掌嘗言張居正富國強兵功在社稷而論者以專詬之居正敗後無復任事者矣楊漣熊廷弼受禍極慘小人附逆璫以傾東林楊漣爲東林所倚重摧折固無足怪乃廷弼負氣孤立素與東林人不合而殺廷弼者亦并東林爲一案異時史局誰知之者又論有明一代陰陽倚伏之故而追始禍於神宗靜攝之季後人無以易也亮思居約好飲偶攜族子飲鄰舍搦陣角勝而族子醉拉鄰人脅仆地詰朝死訟之官族子逸理官以亮思擬抵會王一翥救之得釋歸所著有詩文集凡若干卷子二敏權力學有聲敏材

黃文旦字敬渝號虛雪孝感人十歲能文治毛詩著有

二南箋義二十五篇崇禎丙子舉於鄉素有大志傷時亂鬱鬱不樂作蕘慮二十四篇危言讖識人以比之賈誼遂無仕進意卒年四十八有老峯集若干卷或云文且嘗客江西金聲桓欲招致之文旦夜踰城遁晚歲家益貧以文史自娛

官撫辰字凝之蘄水人太常卿應震長子也夙秉神異於書無所不讀通陰符奇門遁甲家言以恩選授桃源知縣不三月丁內艱去服闋以薦授徐州國變不赴於揚州為僧法名德昰別號知劍劍道人遨遊湖海數十餘年人呼為劍叟著雪鴻洞藁若干卷子純裔慧而早逝有頤岫居首遺從子嗣長以才著尤抱至性從父官四

川父歿道梗殯於僧舍越九年間關崎嶇始謀歸櫬有弟純微亦亡同載歸世執劉侗之孫流落川中攜還故里自是隱居不出賦詩見志撫辰二弟撫極撫邦

撫極字進之以拔貢再任貴陽通判駐畢烏有捍衞功畢烏人肖像祀之陞平越知府環境皆苗忽苗兵萬衆圍城七晝夜極力守禦伺其懈以壯士七十人夜襲賊營擒其帥餘散去以功陞太僕寺卿致仕歸

撫邦字綏之性狷介不妄取予閉戶篤學潛心性理以詩古文辭自力由歲薦授大冶縣訓導捐俸葺學宮日課生徒八文蔚起陞梓潼知縣未赴山居二十五年布衣疏食恬如也年七十三卒有滌放居詩集霜障草雪

鴻草滯草天聲閣諸集子純仍純滋純佑
王泰徵字嘉生江陵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建陽知縣行取禮部主事明亡隱居徽州性嗜學博綜羣籍手不釋卷年八十卒
陳師泰字交甫黃岡人性端方崇禎庚午舉人累官蘇州知府告歸隱居樂道好吟詠工書法家貧問字者餉以酒即留客談論竟日年八十餘卒
黃正色字美中蘄水人崇禎丙子舉人除蕪湖知縣廉潔自矢性恬退早告歸田愛林麓之勝茆屋數間圖書橫列搜討無虛晷當丙子詔舉山澤之士知縣裴鼎孳欲以正色應詔舉時吝給事熊開元家閉戶讀史若弗

闖也善書人競購之不事田產子孫雖貧能清苦自立子祥遠能詩
孟道一字天生一字萬公江夏人幼值闖賊之變祖母病篤舁家失措道一冒刃負走賊憐之釋不追得脫於難祖母賴以娛老平生居家孝友然諾不欺
曾大聲字子先黃岡諸生素以孝友稱康熙三年冬鄰居火發門扉皆熱父寢疾不能起大聲急和衾挾父冒火出解衣蒙父體焦爛越四日死雍正七年　旌表
楊文蔚字又如京山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故事故衛官承襲於選司必具贄見文蔚一概謝絕至雲南貴州尤憐其道遠給之符節海防同知

王璽客死於吳其弟爲逆奴所扼文薦誅奴保全其家
文薦出萬元吉之門官兵部給事中元吉被圍於贛文
薦奉使湖南過贛值　王師南征文薦即入城共圖守
禦城破執送南昌不食卒
易道暹字曦侯黃岡諸生少尚氣節好讀書積書滿家
其自著有十五朝文獻四書易傳內外集詩微若干卷
明季乙亥流賊亂將及黃州道暹惜所積書與己所著
書徘徊不忍棄賊至長子爲瑚奉母走青峰巖道暹攜
幼子爲琫擠囊而行遇賊索其囊則盡書也賊問之且
識其名道暹曰若既知我當聽我言慎毋殺人焚屋賊
曰身且不保向爲他人言道暹怒厲聲叱賊賊欲兵之

爲瑋請代賊並殺之其後監軍道王璸沔陽知州章曠
武昌生員陳天一白雲寨長易道三皆起兵討張獻忠
復蘄黃漢陽諸州縣道三道暹之從弟也爲瑋字叔賜
道三字象生道三爲瑋皆在復社有名
爲瑚字伯賜道暹長子少補諸生有文名父死賊時瑚
奉母走青蜂巖團練鄉勇誓殺賊報父仇里人倚以生
活者六七年後卒爲賊所殺學使洪天擢以父忠子孝
扁旌之
易道旦字瞻明又字旭父道暹兄童時父豫之病篤禱
於神割左股以進尋愈性澹泊修身立行老而彌篤鄉
里稱之謂易孝子

馮雲鵷字漸卿黃岡諸生好學勵行年三十棄舉子業從故相賀逢聖講學寓居武昌著書數百卷巡按御史林鳴球薦其賢並上所著書不用崇禎癸未獻賊攻武昌雲鵷貽書逢聖曰在內以寧湖爲止水在外以江漢爲汨羅寧湖雲鵷讀書處也城陷赴寧湖或阻之曰我生唯讀忠孝書未讀降賊書也遂懷所著藏易投寧湖以死事載明史雲鵷子永明諸生痛父之死哀毀不欲生終身不入城市明史忠義傳作雲路

汪陛延字亦登一名三奇黃岡諸生窮經明理學所注五經名五經成又注離騷著丹略二十一史兵法寓居武昌時左良玉撤武昌兵自護東去守兵半老弱器械

倉庫且盡張獻忠方陷蘄黃聞之卽趨武昌守官及故
相賀逢聖議守諸生馮雲鷺諸人從之以陛延協守東
門挌城中宗室及民壯爲二營又榜募勇士守城號新
營新營者卽賊之間諜也守三日所殺甚多賊不能入
而監軍參政王揚基率其部下千人渡江去新營人遂
開文昌保安二門迎賊賊入賀逢聖以下皆死之陛延
呼曰我黃岡汪陛延殺賊者我也賊執之勸降不屈謂
其子邵孫曰我生平力學在今日汝有母勿傷也賊投
之湖湖水及肩陛延坐而死明日邵孫負屍出覆以土
賊去始斂貌如生
劉咸慶字子虛石首諸生善屬文闖賊陷邑咸慶憂憤

辟穀食取酒痛飲七日賦罵賊詩八首嘔血死

傅汝爲字於宣江陵人崇禎甲戌進士官秀水歸善二縣擢南京兵部主事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南陽汝爲出守汝寧至則繕城守勵士卒時大河以南郡縣盡沒於賊汝爲顧謂妻子曰吾家世受國恩旣不能殲賊以釋主憂何復惜此頂踵但八十老父在汝輩可疾歸奉養吾得死所矣十五年閏十一月自成悉衆薄汝寧十三日賊壓城勢甚急兵漸不支汝爲聞變赴水死

劉申錫字爾受號青岑隨州人復社姓名錄以申錫爲應山人明天啟甲子舉人崇禎末賊亂申錫因二郎畈故宅立砦糾集鄉勇自保障旋爲賊困砦破被執罵賊而死事聞贈知

州詹其子滄或云崇禎中預養死士百人及賊陷城倡議圖復兵敗爲賊所殺百人皆戰死

金甌字卜公蘄水人刑部郎玉節子崇禎壬午舉人少孤事母以孝聞好讀書與黃正色及同府王一翥劉侗輩以文章道義相期許久困諸生中晚始一遇出蔡道憲之門是歲道梗公車未上次年寇陷城遂病卒年五十一道憲泉州人亦以禦寇不屈死甌子思默爲名諸生長詩古文詞

詹謹之字仲庸黃岡人復社姓名錄以謹之爲江夏人崇禎丙子舉人任濟南推官釐清宿弊力卻鹽引及嶽廟各陋規訊讞務得實情全活甚眾尋以疾歸著述杜門不事干謁子

大衙大衢俱有文行

孫轔字伯馭鍾祥人復祉姓名錄以轔明末辛未進士力學晚成由會稽知縣累遷廣東參議有惠政爲蘄州人字耕馭

桂啟芳字叔開蘄水人以進士授海陽知縣時海寇劉香老猖獗啟芳以計擒其黨出奇兵助督府平寇患忌者奪其功落職歸益讀書至老不倦

徐養心字松濤一字元白江陵人崇禎辛未進士除富逵知縣有治聲分校江南所得多名士丁丑授監察御史丰采凜然疏論錦衣某直聲震中外

蔡仕字士田武昌人明初濟陽王蔡哲七世孫天啟丁卯舉於鄉選江陵教諭遷陝西朝邑知縣修城堡儲糗

糧治武備搜求將材而兵革倥傯中講藝不輟既因時
事不可爲棄官歸隱

孟登字誕先武昌人父紹慶萬厯庚辰進士任雲南副
使征緬賊有功登讀書强識尤倜儻負奇氣以已酉舉
人授騰越知州時流賊數十人持兵假官軍入州署登
啗以酒食悉擒殺之上官疑其事反坐斥登善古文詩
詞與艾南英劉侗譚元春諸人齊名

方舟字人濟蘄州人由恩貢授浙江嘉善知縣以豈弟
稱致政歸益勤於學年八十餘猶工楷書

曹之棟字喜玉黃岡人博學多聞著述甚富由歲貢訓
導公安教士子以學古爲先談忠孝節義輒鼓掌不倦

與易道暹爲莫逆交著有四書講議及文集行世子大濩

大濩字向白黃岡諸生生而偉岸莊言厲節不求仕進年八十餘清癯矍鑠士林重之工書法臨摹古帖甚富有谿隱詩文集子本復字剛來詩與書法亦有稱

譚如絲字素臣京山人少工詞翰爲諸生有盛名見知李本寧期以遠大性情和藹不設畛域每讌集觥籌交錯如絲凝然不亂試秋闈凡十有一兩中副榜晚以貢官漢川教諭年七十一詩文散佚僅有存者

李楚生號普子武昌縣人乙亥拔貢宏才博學弱齡補諸生每試冠軍食廪餼崇禎八年設乙亥特用科楚生

得儁因朝議未定卒無所遇
易爲鼎字用王黃岡人有文在手曰汪因號汪來子函以文章氣節著明季壬午學使高世泰修三楚文獻鼎與汪三奇龍墳劉醇驥皆與焉後棄舉子業築室白雲山教授生徒著有經說四書尙書毛詩易說及雪香亭草

袁素亮字公篸蘄州歲貢生負才磊砢不羈詩古文詞援筆數千言與譚元春早相唱和晩與艾南英陳際泰結天下文社値寇亂不出其詩文多散佚

任宏震字澹公號雪柯嘉魚人早聰慧四歲卽善屬對八歲詠梅見志知縣試以文曰是兒瞬息可致千里遂

肆力爲制舉義及聲歌詩賦年十六補諸生旋首拔食餼與金聲熊開元皆爲葛屺瞻門下士後屢困於場屋崇禎庚午始與長子喬年同列賢書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政績卓然

張問明字惟遠號陶庵公安人作文簡練高俏如不可攀躋其爲人則丰骨儁遠世俗齷齪不入於胸崇禎庚午舉於鄉屢上公車不第偶得疾畏雷電乃習佛典數年自謂知其恉要雅善諧謔狎侮流輩無所拘束晚益讀書爲詩有奇句廣東黃景昉問明師也深相知契嘗移書規勉欲其適於有用問明自謂非幹濟材亦竟不涉世事然孝親篤友內行肫至刻勵其於文藝欽心揣

胥以求其工未嘗不在世法中也亂後避兵卒於土司之青山隘初有馬頭青山之讖自作志銘號丹月子蓋先知死日云容美土官欽其名恨不得見賻致其喪歸葬於縣之陶溪湖

劉康字瞿若孝感人崇禎庚午舉人內行甚修善書畫四上春官不第避亂武昌死癸未獻賊之變有埜山集燕歸草若干卷兵燹無存

杜濬號茶邨原名詔先字于皇黃岡人崇禎己卯副榜壬午北闈不售以文行重公卿閒福藩擁立考試七布政司貢士乃慨然南下見馬阮用事時政不綱遂絕意仕進易名濬號茶邨僑居江寧北城康熙中年卒於江

寧子貧不能葬湘潭陳鵬年爲江寧知府始爲營葬濬
於國變後不復求仕時居寶例徵房銀十戶立一單頭
責催九戶之銀歲輪一人十年而遍惟紳士得以優免
有司不知濬者責以輸銀充役或欲言於有司免之濬
不可因書自白云每年出房號銀固窮人所苦然而事
體所爭又有大於此者若屈己尊人乞恩求免又恐失
僕三十年來守拙安卑之面目非計之得也夫比屋分
釐則納租當差乃本等事孟子云往役義也先期半載
節口量腹錙銖積之預備有道則亦不知房號銀之苦
矣若夫一舖十家輪當單頭折辱難堪勞費誠倍僕行
年六十有一今年過矣又十年而一輪則年已七十一

矣夫以七十一之翁猶能任罩頭奔走里閈鳴鑼擊鼓朝呼暮號而催房號則不第其壽不短其爲老而不衰又可知也豈不甚幸乃求免乎

李世恪字共人一字元夫江陵人爲諸生時讀書萬餘卷手披口誦靡間寒暑遂以博洽聞順治丙戌舉於鄉除鳳陽推官判決若神年未五十以子震生入仕即乞歸年八十二卒著詠史百首及謀笑軒詩

汪㵲南字治夫黃岡人順治壬辰進士授編修値湖北大祲倡同官疏請蠲賑甲辰考最晉侍讀學士以疾假告歸卒於舟次

韋克振字子寅黃岡人雄才博學明末判杭州順治二

年授寧波知府捐俸賑饑招集流亡所活數千人年七十九卒於官

余順明字麗生大冶人明末副車選深州倅能聲大著薦授藁城知縣順治初補華容知縣時版輿新附加意拊循兵民賴焉念母老告歸色養數十年母年八十有四卒順明亦哀毀卒

王南國字道南江陵人康熙甲子舉人除知淇縣知縣有惠政民德之甚甫一載被謫歸不復出

謹按湖北人士入復社者凡二百一十六人史傳有姓名者不過五六人事略見於府縣志者亦六十餘人今所敘可約略數矣高潔若王一翥劉敷仁孤憤若吳堯

思黃文旦純孝若孟道一　曹大聲尙已至於楊文薦易道遜馮雲鷺汪陛延劉咸慶傳汝爲之徒誠可爲志士仁人洵哉殺身以成仁矣出而爲政則有若詹謹之孫麟之政治桂啟芳譚元芳蔡仕孟登之幹略退而閒修則有若劉侗袁紧亮之文史易爲鼎夏雲鼎之經術亦文學政事之得歟至劉子壯以下　景運維新或舉鼎門大魁或以舊資改授咸能革除故習振拔　淸時文章事業有所表見無復向來門戶之風斯則　聖朝作新之化亦見士風靡定惟在甄陶先王制爲禮樂以養性於和節之中爲不可易也

人名別錄 有傳者不錄

江夏縣十四人

胡自牧 用涉　陳冉 小有　陳寶 白石

湯倚聘 任卿　湯倚選 簡字　張仲庶 庶仲

顏掄鼎 若虛　詹大有 巢遊　楊洪譽 無名

喬振元　戴項　陳沂 沂公

甘梅元 仁甫　孟易言 天友

嘉魚縣十一人

張鳴鸞 和仲　任喬年 仙夢　游明哲 魯生

熊升元 元義　游明時 孟俠　游士俠 子靜

蕭顯吉 覲自　尹民方　蕭爲龍

任祖年　蕭爲先

武昌縣三人

唐有成 方平　唐其冉 小白　劉日襄

咸寧縣一人

余應科

漢陽縣四人

羅天錦 純成　謝浮培 應侯　謝正培 篤生

李登龍

孝感縣七人

黃文星 子威　辛昂 子良　王應亨 子修

黃文炳 公美　楊宏才 拙生　黃文暹 子晉

程正揆

黃岡縣二十九人

龍　塤夢先　朱筌宰白石　李敷榮先木

胡世忠仲思　王追駿御之　陳世臣君卿

何履順元方　曹大夏彝生　劉文選孟臣

胡熾虞　熊文簡淡如　江國華石卿

丁應明仲庸　易爲瑞子琴　李維蕃元根

姚　彥無聖　易爲廷君搢　杜　玉子堅

易爲文生生　易時昇簡生　陳雲龍天御

程性學心生　何履吉秀方　何履貞仲堅

黃嗣韓介公　何履士　鄭光寅爾孝

劉子壯

麻城縣二十六人

梅之熉 惠達　王都俞 在明　王都命 在新
楊 魯 得之　劉 耀 聖初　李春江 公樨
鮑子和 心貫　周世建 仲寅　周 損 若度
王士宏 任之　劉啟初 佩環　曹 允
梅之炅　魯宗禮 君讓　毛元暐 無忌
李春猷 升子　方 周 元首　周 棠 幼思
余士瑋 季美　周應華 西九　周邦柄
梅山城　周 椋 石壘　楊 會 濟之
李中萃　劉 侗

黃安縣六人

耿應衡玉齊　耿應忞克勵　吳光龍荀長

吳光寅彥暾　耿汝思　丁士美美公

蘄水縣十二人

邱之宗景庭　瞿　然瞿夫　周之篆字初

謝天知達生　王三知五岳　周健行宏玉

何民獻會宗　高思謙　周廷康古矜

蔡　煦　蔡　扶孔瞻　蔡　鈺觀斐

蘄州四人

陳　宰孺子　張　宿講宿　王可象山公

周宏德叔毅

黃梅縣二人

石煒公　吳士申
廣濟縣四人
趙家演　陳敬中　劉復元
陳文濤
京山縣四人
譚加繡　咼卜潤大東　方士叔
王偶寘
荆門州二人
方麟時劍子　方鳳時悟先
江陵縣二十八
王大徵嘉生　王文南季豹　夏如金礪如

尤上達　傅選　鄧巖忠

楊世熙　金先聲王鍾　郭占春用梅

曹國楓宸青　陸仲麟　陶尹調

郭心培　朱德一　周君寧

師我瞻　姚崧候　何聽山

金明玉　綦殿聲

天門縣三人

譚元禮　譚元方　譚元亮

應山縣一人

陳愚

石首縣三人

劉長慶子修　夏曙　夏雲鼎

公安縣六人

王從龍　袁岳年　袁嵩年

袁新年未央　袁祈年田祖　袁彭年

襄陽府一人

歐陽化

吳應箕定本與朱彝尊錄本及應箕孫銘進所補幾二千人湖北人士居十之一可謂盛矣然其名强半多不可識雖曰有幸不幸得非依附者多庸流易混不特文章節義非其所有卽梟黠之材以不令著者亦必有其才力而非若輩之所能歟

南京防亂公揭有名者六人

黃文𣑑孝感　王都俞麻城　梅之熉麻城

萬曰吉黃岡　姚彥黃岡　劉敷仁江夏

公揭列名一百四十二人湖北得六人焉然公揭中人亦不盡有聞也

志曰信乎顧景星之荅張公亮書也其言曰自古治亂氣運爲之氣運者卽人心習氣爲之也如江河之波瀾渴推移而勢不自已如寒暑之變出蟄榮謝而物不知人心不厭不止氣運不極不返列國之併吞不至秦始不止然而六國之後猶起而攻秦酈食其猶勸漢祖封六國後何者習氣未忘人心未厭也迨夫韓彭繼滅然

後天下厭之而郡國之勢成郡國勢成郡國之習氣又作逮夫袁紹袁術劉表公孫瓚輩相繼滅而郡國之習氣乃止其他外戚宦寺權臣宮妾之禍代作方其作也泯泯棼棼袁紹不至殺二千人漢宦寺習氣不止朱全忠崔允不至殺七百人唐宦寺之習氣不止漢不至單越則竇梁之習氣不止唐不至安祿山餘禍展轉數十年則武韋之習氣不止至於士大夫服先王之服誦聖人之書宜無禍於國家然其褊急迂愚往往不召變則養亂靈帝黨錮之禍文宗甘露之禍昭帝清流之禍嗚呼豈盡天邪亦其召變養亂積成氣遝不厭不止然後知士大夫習氣之禍有不在宦官權戚宮妾之下者矣

必待習氣盡而人心厭而氣運轉而天下事已不可為矣豈不痛哉

是篇敘論其於鑒戒之義昭矣復社傳後緊接寇難之篇寓意甚深且寇難篇敘緣起云自天啟黨議之獄興越十年而自成獻忠自陝西來其文尤為彰明較著有目可共見也顯貴某公云　上諭屢禁朋黨豈可為復社作傳𧰼貴人見解如此知文義者不難繹其說以剖白也諸名士但知奉承𠖥指痛加砭謫已詳辨例無庸綴矣然於通部書中過旁文所引如東林黨議復社姓名諸錄關考訂者概發摘云須諱不知其書皆錄入於四庫全書者也嗟乎名士奉行

貴人風旨一至此乎

明季寇難傳

盜賊之禍歷代恒有然皆隨熾隨滅史冊所載未有若明末李自成張獻忠之酷者而湖廣與河南陝西接壤西控四川南北咽喉被禍尤烈朝政不綱吏治亦日以壞自天啟黨議之獄與越十年至崇禎癸酉十二月自成獻忠與曹操老𤟹𤟹等自山陝來屢爲官軍所敗詭詞乞降會天寒河冰合河南諸軍無扼河者賊遂遠陷諸縣河南巡撫元默率諸將盛兵待之賊竄入盧氏山中由間道走內鄉掠鄖陽又分掠南陽汝寧棗陽當陽偪湖廣巡撫唐暉歛兵守境犯歸巴夷陵等處所在告

急是月都司周元儒敗流賊於應山縣孟畈店都督僉事鄧玘奉命援鄖襄剿賊解南漳圍尋敗賊於胡地冲斬闖天王九條龍草山飛抓山虎雙翼虎勦房縣竹山南漳賊戰獅子崖石漳山斬一隻虎滿天飛殺戮甚衆署臨洮總兵都督僉事李卑由內鄉馳光化與楚兵敗賊於蓮花坪白溝坪德安千戶張以謙保康知縣方國儒竹溪訓導王紹正興山知縣劉定國皆以禦賊遇害竹山守禦所百戶陳某叛降於獻忠七年三月賊自四川來犯湖廣副將楊世恩敗之於石河口寇荊門州民姚如剛約城中有膽力少年數十輩縋城出直突賊營砍殺過倍被創死賊引去城獲全有婦人披甲策馬數

薄賊陣賊不能敵不知其果何人也六月賊陷鄖陽六縣撫治盧象昇奉命撫治時蜀寇返楚者駐鄖之黃龍灘象昇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自烏林關七里溝石泉壩康寧坪獅子山大平河竹木砭箐口諸處連戰皆捷漢南寇幾盡都督同知楊正芳以鎮筸兵敗賊於當陽灘復當陽城七月象昇又破賊於竹山十一月陳奇瑜以受賊僞降被詔解任以洪承疇代之八年二月賊羅汝才別枝攻羅田縣城知縣梁志仁偕典史單思仁教諭吳鳳來訓導盧大受督民守禦城陷俱被害賊虐麻城衆大至雷馬二將迎戰於陰山敗死之自是賊分枝蹂躪往來如織然未嘗攻城止肆野掠燬房屋殺擄

人民無算各鄉依山結砦保聚官兵坐視不援賊從孝感薄德安府北城下鄉官王宗孔同子王探領土官出堵演武場得賊級十一夥賊整世王混世王一斗粟混十萬過天星蝎子塊老㺯㺯革裏眼一獸油西營八大王曹操凡十一家賊繼至自演武場至應山觀音坡五十里東南自孝感雲夢界西北自隨州應山界三百里殺擄無算舉人甘篇自製火藥擊賊於北城至四月始解三月曹文詔會總督洪承疇於信陽即令擊賊於隨州追斬三百八十有奇是月廣濟地震有聲四月總督洪承疇令鄧玘戍樊城防漢江部將王允成以尅餉鼓譟殺其二僕川兵變玘懼越牆墮地死各賊聚衆於隨

州大洪山總兵許成名以兵追之拔其老營賊大潰賊
掠廣濟焚戮慘忍居民逃匿九年春賊獻忠由太湖遶
陷蘄黃焚楓香橋一帶居民屋舍諸生鄧雲程率鄉兵
數千禦之賊駐黃之白楊山殺居民六十萬人冬十月
獻忠偕馬守應等犯襄陽湖廣總督王家正遣兵救之
大戰牌樓閣先是獻忠累爲總兵祖寬所敗馬守應羅
汝才諸賊各盤踞鄖陽商洛山中不能救獻忠亦遁山
中是年秋苗胙土巡撫湖廣不習兵於是獻忠自均州
守應自新野蝎子塊自唐縣並犯襄陽衆二十餘萬賊
犯應城知縣張紹登偕訓導張國勛鄉官饒可久力守
乞援副將鄧祖禹來救會賊得內應城陷俱被害賊犯

竹山攻南城門有司逃匿賊發倉米食之焚屋宇而去曹操老狪狪革裏眼等寇隨州竄聚厲山諸鎮巡撫王揚基總兵官秦翼明追至狐山冲令副將楊世恩作前鋒領兵三百人至三道河賊設伏誘世恩入圍之晝夜攻不息相持十三日糧盡揚基翼明轉棗陽檄附近堡人都士何士達餉世恩軍未幾軍陷世恩偕數騎突圍出餘燼焉十二月賊寇廣濟典史魏時光率兵三百人屯高山備之賊設伏誘戰時光敗歿十年二月朔日賊張獻忠羅汝才寇隨州破南關廂又十日城陷知州王燾死之明日監紀張大金副將楊世恩領兵擊賊復其城三月賊夜襲應山不克尋破三關廂守備張星煥死

之夏四月湖廣總督洪承疇剿賊於漢南閏月總督兩廣都御史熊文燦晉兵部尚書總理南京河南山陝川湖軍務駐鄖陽討賊湖廣參議分守武昌袁繼咸剿賊於興國大冶山中擒賊首呂瘦子降其黨千餘八十一年副將左良玉與總兵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張獻忠劉國能就撫於隨州先是國能與李自成張獻忠等同爲盜自號闖塌天總理熊文燦新至憚之又與左良玉戰敗遂率衆就撫文燦慰撫之夏四月獻忠據穀城亦乞撫於文燦兵備僉事王瑞柟以爲非計將俟其至執之文燦不可亦許之秋九月羅汝才與惠登相李萬慶等十三家賊分踞鄖襄諸隘文燦令左良玉陳洪範率

兵戰於雙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汝才登相率九營賊去均州蕩慶率三營賊走光固冬十一月羅汝才等亦僞求降時京師戒嚴召洪承疇孫傳庭入衞汝才等以爲討己也懼叩太和山提督中官撫於文燦亦許之遂處羅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四營於鄖縣處惠登相及王國寧常德安楊友賢王光恩五營於均州十二年五月張獻忠叛於穀城初獻忠之降也擁兵萬人據穀城索十萬人餉文燦及中外要人曰與之爲請官請地請關防矣獻忠列單狀曰請備遣旣而三檄其兵不應人皆知獻忠之必叛也至是獻忠果叛毀穀城殺知縣阮之鈿刼羅汝才於房縣殺知縣郝景春十三

家賊一時俱叛初五營賊懼官兵見討謂獻忠難相與插血爲誓拒獻忠亡何亦叛獻忠旣叛去左良玉督兵追討使總兵羅岱爲先鋒已隨其後逾房縣八十里至羅猴山軍乏食伏起岱馬掛於藤拔刀斷之蹶而復進棄馬登山賊阱急矢盡被獲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千萬餘士卒死者萬人事聞大學士楊嗣昌代熊文燦討賊初獻忠汝才等僞降文燦上言臣兵威震懾降者接踵十三家賊惟革左及馬光裕三部尚稽天誅可歲月平也帝優詔報之至獻忠等叛帝聞大驚削文燦官戴罪視事及左良玉敗績帝大怒命嗣昌來代嗣昌至軍即遣使逮文燦下獄坐大辟冬十月甲

申楊嗣昌督師於襄陽時賊賀一龍賀錦犯隨應麻黃
興官軍相持汝才及過天星竄伏降房興遠獻忠踞湖
廣四川界將西犯嗣昌乃宿輜重濬濠築城甚固令平
賊將軍專力勦獻忠十三年閏正月左良玉擊賊陽平
關獻忠遁追至瑪瑙山賊據山拒敵良玉先登賀人龍
李國奇夾擊大敗之斬首千三百餘級擒獻忠妻妾又
累敗之獻忠率千餘騎竄興國山中勢大蹙七月左良
玉及京營總兵官孫應元與副將王允成王之綸監軍
僉事孔貞會等大破羅汝才於興山之豐邑坪斬首二
千三百級生擒賊五百有奇賊魁混世王小秦王皆降
十二月李自成自湖廣走河南十四年二月總理熊文

燦既以受賊偽降棄市大學士楊嗣昌督師征剿困賊於四川開縣幾殲而獻忠突圍東出殺督軍使者於道取軍符呼襄陽城門紿稱督師調兵守者合符而信入者夜半從中起城陷縛襄王翊銘貴陽王常法置堂下飲之酒曰我欲借王頭使楊嗣昌以陷藩誅王其努力盡此酒遂殺之並殺副使張克儉推官鄺曰廣自是江北諸郡血流千里生民塗炭三月嗣昌尋自四川還至荊州卒夏四月獻忠既陷襄陽又陷樊城當陽合羅汝才入光州殘商城分軍犯應山寇隨州安居鎮均州等處獻忠掠均州土人熊姓以計退之汝才掠安居士人儲陳鍾楊等十大家率衆築堡於涔水上清涼山頂禦

賊賊發大礮擊堡爇火輒熄既燃回擊賊數人疑有神助汝才遂引兵退與獻忠合兵攻隨州城知州徐世淯與學正儲濤等固守月餘援絕力窮賊急攻南城而潛兵墮水城以入世淯等巷戰死賊平其城而去再攻應山不克去攻鄖陽守將王光恩力戰始解又拔鄖西羣盜附者萬計秋七月守備黃章袞奉委守隨州因城平無險可據率兵壘南門樓臺爲堡聚衆千餘人獻忠突至圍堡章袞與州判余塙巡檢陳某固守賊攻之不能下乃以巨礮擊之章袞等千餘人同死堡中巡撫宋一鶴尋復隨州一鶴旣復隨州親祭死難官兵於南門樓下命知州盛世才練總張國威修城濬濠以備賊十五

年九月李自成由確山信陽泌陽向襄陽左良玉望風南走自成入襄陽分徇屬城及德安諸州縣皆下再破夷陵尋寇荊門攝荊門州事盧學古誓死守學正黃州張郊芳黃岡程之奇亦盟諸生於大成殿佐守城賊環攻四月無援城陷學古駡不絕口剖腹而死郊芳之奇亦不屈死自成自攻荊州湘陰王嚴欽遇害燒獻陵木城穿燬宮殿張獻忠陷黃梅縣縣其城十六年春正月自成既陷承天將發獻陵有聲震山谷懼而止旁掠潛山京山雲夢黃陂孝感等州縣皆下先驅偪漢陽左良玉走九江攻鄖陽撫治都御史徐起元及王光恩力守不下光恩賊反正者也先是十二月二十六日賊率眾數

十萬於鍾祥石牌作梁渡兵翌日風大作船盡碎明日
復成之三十日平明偪郢城擾勦總兵貴州溫如珍先
日方至立營未定即接戰不勝率麾下數百人衝陣走
是年元旦賊遂分兵破夷陵總兵錢中選巡按李振聲
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俱被擒殺降五營將士無算城陷
撫軍宋一鶴留守沈壽宗鍾祥知縣蕭漢巡按中軍李
佳應死之守備王瑞知府王璣降守道張鳳翥通判張
國運越城遁自成於是時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號羅
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先自成在中州所掠城輒
焚燬之及渡江謀以荆襄為根本改襄陽曰襄京修襄
王宮殿居之改承天府曰揚武府他府縣多所吏易使

高一功馮雄守襄陽任繼光守荆州藺養成牛萬才守夷陵王文耀守澧州白旺守安陸蕭雲林守荆門謝應龍守漢川於是河南湖廣江北諸賊莫不聽命先是張獻忠自瑪瑙山之敗心畏左良玉及屢勝有驕色良玉又大破獻忠於信陽降賊眾數萬獻忠傷股乘夜東奔良玉急追之會大雨江溢道絕官軍不能進獻忠走免已渡出城將向英山又爲副將王允成所破眾道散且盡僅餘從騎數十時羅汝才已先與自成合獻忠遂投自成自成以部曲遇之不從自成欲殺之汝才諫曰留之使擾漢南分官軍力乃陰與獻忠五百騎使遁去道糾土賊一斗穀瓦罐子眾復盛會良玉避自成東下盡

撤湖廣兵自從獻忠聞之遂由太湖襲陷黃梅是年春遂連陷黃陂知縣趙元有典史薛聞禮遇害賊立僞官去縣民殺之賊怒復至隳其城又寇蘄州鎮筸兵通賊獻忠乘夜雪襲破之殺戮宗室紳士居民殆盡驅婦女毀折城垣頓爲平地時各營兵俱與賊通鎮筸兵及故弁張國威俱叛入賊營江防道許士奇被執死又陷廣濟襲蘄水焚戮殆盡遂入黃州設机於清淮門外斷諸生掌且剔之擇婦女手足纖小者剁城堞殺之以塡塹麻城人湯志者大姓奴也殺諸生六十人以城降獻忠改麻城爲州又西陷漢陽全軍從鴨蛋州渡陷武昌方賊之將渡江也在籍大學士賀逢聖勸楚藩犒軍禦賊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楚藩謂不足虞監軍王揚基適至聞寇警旋去又兵弁張以敬與賊通遂不守逢聖聞變入告其妻危氏令先死自投滋陽橋下同時死難者有長史徐學顏諸生馮雲鷟明睿汪陞延朱華超等賊既入執楚王華奎籠而沉諸江盡殺楚宗室錄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爲兵餘盡殺之由鸚鵡洲至道士洑浮胔蔽江踰月人脂厚累寸魚鼈不可食獻忠遂僭號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據楚王第鑄西王之寶僞設尚書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士以興國州柯陳兩姓土官悍驍招降之題詩黃鶴樓下令發楚邸金振饑民蘄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時李自成在襄陽聞之忌且怒與書曰老回回

已降曹操誅死行及汝矣會左良玉兵復西上僞官多被擒殺獻忠懼乃悉軍趨岳州長沙於是監軍道王瓆沔陽知縣章曠武昌生員程天一白雲寨長易道三皆起兵討賊蘄黃漢陽三府皆反正惟李自成尙據襄陽又陷隨州以其黨汪鷺爲知州陷黃陂知縣夏統春死之使賊將白旺陷沔陽同知馬飈死之攻鄖陽不下十七年春李自成又遣僞將路應標以三萬人寇鄖陽監察使高斗樞遣人入均州燒其糧食賊乏食而止巡撫何騰蛟尋遣將惠登相毛憲文復德安隨州克之 國朝順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關李自成僞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迎戰敗死潼關破自成遂棄西安由龍駒寨

走武岡入襄陽復走武昌我兵兩道追躡連蹙之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窮追至賊老營大破之者八是時左良玉東下武昌虛無人自成屯五十餘日賊衆尚五十餘萬改江夏曰瑞符縣尋爲我兵所追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咸寧蒲圻至通城竄於九宮山秋九月自成留李過守寨自率二十騎掠食山中爲村民所困不能脫遂自縊死或曰村民方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人馬俱陷泥淖中錐自成腦中錐死剝其衣得龍金印眇一目始知其爲自成也時我兵遣識自成者驗其屍朽莫辨獲自成從父僞趙侯僞襄南侯及自成妻妾二人金印一又獲汝侯劉宗敏僞總兵左光先僞軍師宋獻策於

是斬自成從父及宗敏於軍牛金星宋企郊等皆遁亡
曾發祥字戩穀鍾祥歲貢崇禎閒任廣濟縣教諭崇禎
乙亥賊首隔里眼老𤞤𤞤左金王等統兵五六萬騎從
蘄水夜分至廣濟縣無城守握待者與民若鳥獸散發
祥正衣冠北拜明倫堂自縊死賊焚其屍縣志逸其事
乾隆辛未重修縣志龔佐龍檢鍾祥縣志得之魏昌期
亦爲之傳
魏時光南昌人𢡟修而晳少好任俠有膂畧善雙刀劍
槊業儒不售走京師崇禎九年補廣濟典史明年三月
賊魁掃地王左金王隔里眼老𤞤𤞤等統五營兵從蘄
州西河下先是時廣濟無城知縣黃㫬移治老洲書江

以守以排兵三百付時光教練守舊治賊兵將至時光單騎赴隴坪請知縣回治協謀拒賊知縣不可時光歸歎曰前者八年之役不拒賊於垣墻之外而拒賊於門庭無怪鄉勇之怯戰而僨事也遂率排兵拒賊於縣西高山隘閉且守且築賊疑官兵大至相持數日時光夜襲賊營獲一人訊而斬之賊益疑懼已而偵得虛實遂與時光決戰賊衆大集排兵奔散有登高呼時光乘間逸者時光曰衆寡不敵久知之矣吾寧死不去也馬病不能進馬蹶忽絕下馬短兵相接猶斬賊數人賊騎環擊時光奮擊之力乏遂遇害時光既死四顧坪有僧夢時光乘騎持刀曰我魏典史也蚤飲渴我葉葬四顧坪

山下賊退時起知其事呼役尋時光屍時光兄諸生某至縣改棺禮葬揭其事於上官上官愧不以聞兄發憤卒於縣之江洲事遂寢時光有友某亦赴縣殮時光之兄於時光墓旁復表其狀始得議贈主簿蔭一子百戶事載明史後崇祀名宦祠縣人魏昌期爲傳較史爲詳因刪取其要備參考云

陳類兒廣濟人家貧爲人牧鵝聞諸生陳汝諧授徒鄉塾竊聽輒有心解代其徒捉筆汝諧知其事大驚異之周以衣食而授之經學益進客有擲骰爲戲類兒適過客出句云四面六方單點雙點色不一類兒即應聲曰一奇二偶內卦外卦眾皆同一座皆驚崇禎時縣遭賊

屬類兒奉母伏山澗母為賊獲羣戒類兒勿出曰母死獨生安乎於是奔赴抱母求以身代賊兩傷之崇祀忠孝祠

魏友交廣濟人父生三子友湯友交友元友交傷父早世獨孝其母事兄嫂敬嫂楊憐其幼嘗為綴敝衣崇禎十六年張獻忠攻廣濟鄉人守山墩友交奉母與兄嫂投寨賊大至霪雨不止寨上黑雲黯覆喊聲震天友交知寨不守攜兄泣曰母病足不能行也宗不可斬母不可棄吾兄弟俱從母死宗祀斬矣吾兄弟皆棄母逃何以為人子耶不如兄挈行以延宗祀是母有生子也吾本子身殉母待命是母有死子也於是兄弟聚泣兄

及季弟攜孥遯去寨破屠戮無遺友交與母俱遇害賊去逃亡漸歸友湯於灰燼中尋得母骨而友交尸不可得嫂楊見積骸橫藉內有手所綴衣知為友交裹歸與母偕葬兄以己子為之後焉

呂希允江夏人明昭藩護衛也生而魁偉有膂力王器重之癸未獻賊薄城希允請負王縋出王不從城破希允入宮尋王不獲至端殿門遇賊手刃數賊乃自刎

婁貴宸字君淑江夏人通城王府儀賓有膽智不畏強禦獻賊寇城貴宸率鄉勇數百接戰敗賊於東郊次日賊大至被圍賓陽門外鄉勇皆散獨貴宸橫槊奮呼斬賊數人被擒賊壯之百計誘從貴宸執節不屈投濠死

後子孫蕃衍

熊兆貞字善符廷弼族子也以歲薦授平江訓導立義館置學田遷安仁知縣興利除弊詳安仁志晉工部主事以廷弼被逮力請歸獻賊陷武昌不食數日死

熊兆宗字叔敬廷弼第三子癸未賊近武昌紳士皆登陴禦兆宗執茅獨前城陷被執奪刃殺賊賊臠之

明脊字作理江夏縣生力學甘貧名節自勵獻賊薄城趣造木主題明苦節明生之位語人曰吾讀書明理一旦引筆書順民二字直不如死城破妻陳先赴井脊繼之子女皆相繼入二齡稚子見井已塡死轉而入皆死焉數月淘井得九尸里稱之曰明井相傳即長街鐵井

云

陳一房字天駟江夏諸生獻逆將破城里中私議編冊一房間風莫辨眞僞以手刺血遍室內書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二語及城陷一房夫妻子女用大繩束腰至父母前拜別投墩子湖父母亦相繼隨死焉

朱蘊鈍字希周楚中藩也博聞强記親賢樂善年二十五力辭尉祿不獲崇禎初詔宗室有文武全才者許依品換授職官蘊鈍以介拂王意初議首舉竟報罷巡按汪某疏薦未下獻逆破城蘊鈍駡賊死于盛滴崇禎已卯副榜次聖裔貢生出嗣陳姓

朱華遊字德心明崇陽郡藩七代孫慷慨任俠力能扛

鼎崇禎末寇逼鄉境命家人先於屋後掘池賊圍城集衆于池旁拔劍誓曰我義不與賊共生城亡汝輩皆當死此皆應曰諾已而賊破妻子俱赴池死趨率家丁巷戰殺賊三十餘人勢不支伏劍而死

朱英黎號復禮楚東安郡藩五世孫說禮敦詩禮賢下士萬厤間舉賢良方正授宗正崇禎年賜額曰賢行可嘉癸未獻賊陷城英黎率子華墅縋城去削髮爲僧甲申之難絕粟七日振衣自縊

朱盛濃字楊亭明通山郡藩中尉荷遜子以換授例官池州知府甲申國變盛濃語其衿屬曰吾分當死爾輩各自爲計皆曰君死我輩安避闔室自焚

志曰民窮財盡而上不知恤明之所以亡也湖襄雖曰四戰之地然流賊一呼從者數十百萬亦貪虐之吏有以驅使然也羸朋黨紛而國是亂民隱之不上聞也久矣嗚呼民隱苟不上聞雖無朋黨亦足以亡國矣

是編連接復社名士寓意前已明矣篇首自天啟黨議獄興越十年至崇禎癸酉而自成獻忠自山陝來亦緊接前篇之義讀者何議余為過於深文理或有之而名士承惡中丞旨者於天啟黨議句旁簽云宜諱貞使人絕倒也其論贊中朋黨二字又簽摘云宜諱此人如見　御製朋黨論不知如何作解也

賀逢聖邱瑜方岳貢傳　賀逢聖方岳貢傳佚

邱瑜字德如宜城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中歷少詹事
襄陽陷瑜疏上疏曰分建藩服所以屏翰王室誠使出
其帑藏賑恤貧民訓養士卒自衛以衛京師皆可獨當
一面乃者福王遇害襄王又見告矣二祖列宗在天之
靈何以克安請予優恤爲諸王勸擇才吏於今日甚難
太平之世展布猶易茲則動多掣肘又或變起倉卒一
籌莫展鮮不誤事必賢廉幹强毅不拘文法者方能濟
變臣子致身無論死於戰與死於守皆能以死勤事即
力不支至於覆沒亦必忠可以貫日月義可以奮三軍
分別䘏䘏能令死者啣魂生者感泣數年以來括糧借
餉民力久困而又迫於追呼去此適彼爲盜甚易宜敕

各省被荒州縣招集貧民免其賦役使之就耕稽察出入編以保甲使不得逃不惟可安善良並可以殺賊勢
郵傳既廢勢不得不責之民間以疲憊之民方當差務沓來而又迫之以威其不逃而爲寇盜者幾希宜令文
武衙門額設健卒專其責守庶民閒不致驚擾而聲息不得中斷矣連年出師幾無寧宇而驅民行役動以萬
計以有用之民力而禦寇則民可爲兵以無限之繁費而措餉則兵可給食一切興作皆當罷除又上疏籌軍
餉曰賊踞荆襄一年朝廷略不爲備萬一直逼都城誰能禦之宜調重兵入守關門以爲聲援而於京畿近地
各扼險要堵塞隘津防賊衝突十七年正月授東閣大

學士三月十八日賊逼都城莊烈帝集廷臣咨議便殿相向哭云詰旦君臣當同訣於奉先殿夜分瑜與子訣於家裂帛自攜趨奉先殿閣臣同入者惟瑜與方岳貢二人至則帝不知處宮女四出訛傳帝已南行二人惝惘移時方欲偵帝而賊騎充廷不及返舍遂被執三日始得帝殉難狀慟哭求死監者嚴密不得死賊下令曰士大夫有重望者倔强不服激怒求死斷不可殺以中其計脅至劉宗敏所始誘以官繼迫以威窘辱備加至十日監者懈授以環與方岳貢同自縊死方賊陷襄陽瑜父民忠仰藥死瑜妻龔子婦羅二女俱不屈死次子之陶偽降賊授偽從事擢兵政府侍郎之陶年二十餘

有容觀器略自成甚重之委管留務僞襄陽尹牛佺雖賊相金星子倚任不及也之陶欲以奇計取賊遣人閒道走武關以蠟書達孫傳庭曰督師與戰吾當詭左兵大至以搖賊心彼必返顧督師隨其後我從中起賊可擒也傳庭大喜報以手書其書爲自成邏者所得傳庭不知恃其有內應遽督稍前自成示弱誘之深入大爲賊困之陶果舉火報東師大至自成驗其詐呼詰之出孫書責其負己之陶大罵且曰恨不殲汝醜類報告吾君父賊支解之

顧大訓傳

顧大訓字德蒙號少桂別號薇垣父闞自有傳大訓生

有奇表容儀駿劭闕官刑部父敦家居不就養大訓甫
五歲一日筐菓餅走出門外家人驚問之曰我看祖母
也年十七即穎脫吟咏成文作太和山賦辭多失傳年
十八補諸生食廩餼試輒第一數奇不第折節問學藏
書五萬餘卷手鈔錄千餘卷經史百家稗官小說誦皆
上口喜談兵善騎射意氣躍躍以濟時自命萬厯十六
年湖廣大飢流民劉少溪余孟新聚衆燕子崖與黃梅
劉汝國勢合大吏調靖州守備周宏謨進戰至竹麻尖
賊斵竹樹揭死人頭被以血衣彌漫被山阜官兵見之
瘧栗自潰大訓與客潘案謀曰此豎子耳坐令猖獗官
軍不可用也卿爲我取死人頭當出百金爲卿壽案偕

里中少年夜取死人頭易以紙幡賊大驚徙蘆蕩中大訓立出百金與案以告知州徐希明徐立起拜案案復赴賊會猛風夜半四面縱火官軍乘之擒賊首梅堂并其妻子會太湖鄉勇張惟忠亦擒汝國餘黨悉平黃梅舉人瞿睿夫負氣落落與知縣張某雅不合張苛歛民譟心疑睿夫所使睿夫謁張自陳張踞坐詬罵睿夫怒唾張張起相搏於庭巡按御史以聞詔下繫訊大訓遣客張復賫裝入都爲瞿遊說瞿子甲申弟罕皆以童子伏闕上書訟冤帝奇之以問廷臣廷臣用張復言睿夫得免以薦徵翰林院待詔而知縣卒以貪墨服辜晚年家落以貢授南昌府通判病足不赴旋卒與大訓同時

破土賊者有州判官陳策守備周宏謨州人潘案太湖人張惟忠

陳策江西人嘗黃梅賊詹三起踞蘄之柴家山烏合日衆聲言攻城巡撫都御史檄蘄州衛同巡捕官協剿承平久官兵受命皆號泣兵甲朽敝數不滿百惟張旂幟金鼓已皆敗績撫江都御史遣前官咨問往返累月久之始提兵來會策爲前鋒中鎗而死後得屍石塹顏色如生事聞優䘏

周宏謨字文元麻城人靖州守備值土司叛宏謨單騎射殺之蘄黃賊起調宏謨兵戰不利賊徙匿無常會潘案火攻宏謨與播州兵共圍之生擒梅堂敘功遷湖南

都司擢宣府遊擊萬歷二十年倭酋平秀吉陷朝鮮擄國王李昖及妃及王子陪臣昖亡走求內徙帝命軍往援十月抵山海關倭先鋒行長已渡大同江聞官軍至恐懼始聽辨士沈惟敬謀約退兵受封明年正月官軍入平壤行冊封禮行長率衆候於風月樓綵衣夾道總兵李如松將襲之倭覺走保牡丹臺夜半引去官軍進碧蹄倭伏發敗績朝廷不問惟能歸贊畫袁黃而已久之復用沈惟敬議款詔擇才力武臣一員偕惟敬往於是宏謨往宣諭愷切倭帥元蘇大喜賦詩往來酧酒相誓請受冊納貢歸昖妃子陪臣如約退釜山待命宏謨至仁施縣去釜山九十里倭酋長來迓宏謨病倚榻與

語倭摩掌壽謝復遣小西飛同惟敬宏謨報命會宏謨
病卒封議未定其後使臣李宗臣激怒倭倭復攻陷朝
鮮惟敬匿不以聞於是兵部尚書石星與惟敬皆擬死
石星後得免二十五年平秀吉死總兵麻貴劉綎平倭
李聡返國聡得宏謨爲文哭祭之立天朝周大將軍祠
以狀聞追贈都督僉事蔭一子黃州衛千戶
潘棻者字平仲江西人嘗爲庫吏署失火棻坐庫攢戶
不動火滅他吏物多失而棻簿鑰如故僑太湖徙居蘄
初劉少溪爲太湖衙得罪亡命扶鬚行乞弄狗擲鎗余
孟新不知何許人鳶肩狠顧善幻術大訓謂棻曰二豎
有反相善遇之棻陰善遇之二人撫心曰感甚歲大饑

黄梅賊起少溪聚衆薪之青山鄉老龍洞孟新聚燕子砦操江兵敗陳策死播靖兵無功賊遣妖僧招案案佯許之盡得賊狀大訓謀於知州火攻破賊大訓畫策懸重償而案出死力焉敘功不與卒年七十

張惟忠太湖縣人賊掠英山太湖太湖知縣王一鳴募鄉勇士豪惟忠應募值劉汝國敗走入農家索食惟忠就擒之

平夏逆傳

國家既定三藩海內風偃自西南烽靖庭戶萬里無有役假故明僞幟稱戈以犯順者葢至康熙二十七年而天下之平久矣先是十三年三藩叛逆　廷議以湖廣

當雲南貴州之衝總督部伍三千分隸三營不足以備不虞乃設五營營各千人兵部侍郎蔡毓榮帥以討逆一時召募精銳多權宜授官事平兵部以名器過濫格不行董衛國繼爲總督議汰冗兵復三營舊制至二十三年總督復奉令裁兵又去千人先後失望者多流散湖湘閒落魄憤懣飲博無賴閭閻苦之二十七年春三月復裁湖廣總督其所部三營兵餉截日罷支於是裁兵曉夜洶洶謀叵測矣夏包子者名逢龍景陵人本姓陳贅於夏氏遂冒夏姓爲督標材官居常好大言喜交結亦旹排施往往爲人解紛人亦德之然恃勇使氣胸無經緯識者笑其妄也呼爲包子時有妖僧大元自云

能望氣善相人言楚王臺上每日有白光如星至數千百點主兵戈相逢龍又大貴其衆聞之竊相指目轉展煽惑遂刑牲插血推逢龍爲盟主夏五月白虹貫日是月徐國相奉　命還朝既登舟有裁兵百餘環舟邀賞且譁中軍副將傅爾學侵蝕兵餉國相召傅詰之傅辨其誣因麾部下擒譁者衆鬨去至閱馬廠建大纛環甲持械從衆漸多大譟於新南門同官聞變走議於巡撫柯永昇者署驛鹽道武昌府同知朱璘署武昌府知府通判張芑署按察使黃州府知府蘇良嗣撫標中軍遊擊馬驍督督標將領王相也時永昇新蒞任即遣詢徐國相國相已解舟去羣策所以弭亂朱璘請選驍銳夏

逆龍等五十人爲撫標親隨人犒以金餘皆分隸他部
官給舫米以散其徒永昇從之逆龍等俱叩謝聽令行
有日矣俄流言煽惑眾心遽變數日復聚眾爲逆分兵
四路官署劫朱璘張芑馬駿聲及署布政使糧道葉應
椒江夏知縣馬崇會至閱馬廠值襄陽總兵官許盛往
辭巡撫見兵譁詰之不服箭傷胸亦被逼至廠時亂兵
劫掠撫署殺死五六人永昇踰垣走不知所向逆龍黃
繖鳴金呵殿至廠南面踞坐傳督標千總胡耀乾等立
堂下抗聲大言自立爲代天行道總統兵馬大元帥僭
大元爲年謀主其黨皆剪髮爲識旗幟胄鎧尚白稱爲
蔡帥復仇朱璘張芑皆厲聲爲賊賊褫二人衣冠縛至

新南門喋烈日中自辰至酉屢刃脅之二人氣不少挫次日逢龍建元帥旗號鼓吹儀仗坐公衙傳令閉九門布賊分守衛巷放兵大掠刼庫縱囚造僞銜署葉應榴爲布政使宋璘爲按察使馬雲會爲糧儲道張芑爲武昌府同知哲裂碎其銜叱駡不受閱十餘日逢龍留僞總兵胡耀乾居守而別遣僞總兵劉得卒舟師沿江下犯黃州親統精銳二千由漢陽德安往犯荆州連陷黃陂孝感破德安府次至應城應城知縣齊國政悉力守禦凡九晝夜賊四面亟攻會荆州將軍噶爾漢統滿洲兵至連戰敗之賊以死士布軟梯蟻附登城守備李國俊先佯投賊至是亟鳴鉦警城中城中驚覺兵民登陴

矢石如雨賊衆多墜城死官兵出城會將軍內外犄擊賊大潰奔逐龍自應城敗歸武昌自稱永王而劉得方下黃州連破武昌蒲圻二縣值江水泛漲儆聲聞數十里黃州副將阮逃守城兵卒多與賊通俄見城竪白旗守兵皆潰逃棄城走保蘄水黃岡知縣任灝遁去蘄州叛兵丁原倡衆內變士民出城避亂知州張士騏艤舟郭外治事賊據府城幾兩月惟搜富室金貲不甚殺戮而近城至巴河數十里閭民心搖動會蘄州營守備李薛延道士洑守備黃雲部勒舟師遏賊聲勢當蘄州之變李薛延克復蘄州擒斬丁原張芑閉關遁水道會李黃二將多所調度　朝命振武將軍瓦岱調江寧漢滿

兵及水師合諸鎮兵萬餘水陸並進而湖廣提督徐治都亦治戰艦涉洞庭疾趨武昌至金口距會城六十里與賊遇屢戰勝負未決時有陷賊千總沈某歸誠治都擒蒲圻僞知縣僞防將獻軍門斬之賊由是氣奪七月之望賊在金口與官兵大戰自辰至酉忽大雨如注賊營火礮俱濕弓膠矢不得發官兵乘風縱火以鐵騎圍賊賊大敗死者萬計逢龍以健馬突圍奔還武昌胡耀乾見賊屢敗知其無成已潛遣人詣提督轅門請降逢龍至城下耀乾授兵登陴麾左右射之逢龍倉卒亡命先是七月十三日將軍瓦岱至蘄水縣十七日至三臺橋時張芑與武昌縣知縣喬文錦率義勇數百斬關入城擒戮

偽弁復武昌縣翼日抵黃州府偽總兵劉得拒抗官兵
三日請降將軍貸以不死留先鋒黃雲在城鎮撫之逆
龍亡命走黃岡白雲埡生員易惟聖向識逆龍佃其村
寺索飯走告於官遂捕磔之妖僧大元已先爲逆龍所
殺偽官譚以禮以下磔斬有差初米璘張芑抗節罵賊
賊拘囚困辱備至以計脫身迎振武將軍於江寗贊畫
擒賊而總兵官許盛亦脫身赴江寗迎見將軍至是將
軍瓦岱謂盛璘芑曰若三人受賊困最酷竭往鞫之三
人遂同按其獄也是時彝陵總兵官嚴宏南陽總兵官
史筆已收復漢陽府胡耀乾已歸降徐治都逆黨悉平
計夏逆自始叛至授首再逾月耳彊吏仰承　朝廷德

意寬釋脅從招來流亡於是耕鑿不擾民慶更生捷書
奏上　詔大軍即日班師毋得久駐其諸受困不屈者
皆復原官是年復設湖廣總督至今如制按是時　國
家鼎興已四十餘年四海之內飲和食德方出水火而
登於衽席未有思為亂者夏包子不過閭井無賴非有
梟雄傑出之才而猖狂跋扈連陷城邑幾不可制設非
廟謨勝算大帥窮兇未知時事當何如也竊推其故
當日封疆大吏不能無失計矣盛平之世揣度輕重所
宜裁兵節費理固當然然必有法以區處之或調補他
部缺伍或有缺不復募補徐為之計以漸行之不亦可
乎當屢次觖望之餘取數千勇悍無業之夫而驟奪所

恃能無意外慮哉且當朱璘請挑驍鋭及給犒以散其眾夏包子等既悅服矣數日之閒卒又中變得非當事謀之有不孫邪尤可異者徐國相目擊其變出舊部曲而遽以身已去官不復反顧柯永昇身爲撫主毫無調度至賊刼公署而脫身潛逃是時殉節者有道將爲賊者有丞倅而督撫大吏潛蹤竄迹籌畫無聞則將何以爲羣僚率矣嗚呼守土者盍鑒於兹

葉映榴字蒼巖上海人順治辛丑進士選入翰林康熙壬子典試陝西旋爲陝西提督學政出爲湖北糧道能察奸擿學使印衡鑒不少假借署布政使值逢龍等倡亂以映榴素爲民望脅受僞布政使映榴紿之曰若輩

毋肆殺戮毋焚廬舍開城門任百姓出入則可也賊喜
從之叱檑入抱母泣曰兒不能生養母矣亟命子僕將
母雜民婦中出城繕遺疏附家人馳奏其疏略曰臣一
介豎儒幸中進士遴擢庶常歷任今職夙夜砥礪但愧
才庸寸長莫效茲於本月二十二日督標裁兵陳夏包
子作亂刼奪撫臣　敕印分兵圍臣衙署百計脅從臣
幼讀詩史粗知節義雖白刃在前豈肯喪恥苟活即欲
率同妻女闔門殉節但念臣母年已七十有六隨臣任
所雖死何補於國臣心不忍因遣妻女率母從水溝逃
出潛逃臣若此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效念臣
守土之官與城存亡謹將司道號印五顆封付家屬棄

華林囑向所過衙門呈繳復繳疏囑家人俟臣盡節之
後奔詣通政使司齎投臣謹於本月二十六日朝服向
闕九叩隨升公座罵賊以佩刀自刎但恨事過倉卒
既不能先事綢繆默消反側復不能臨期捍禦獨守孤
城上辜三十載之 皇恩下遺七十餘之老母 君親
兩負死有餘慚伏惟我 皇上廟算如神兵威丕振么
麼小寇不難指日蕩平但臣不能忍死須臾以快茲憤
惟有生生世世啣結無窮而已遂自刎百姓聞之哭聲
振天曰公數日不死爲吾民開城免焚殺也賊衆亦趨
視叩頭大息而去事 聞贈工部右侍郎謚忠節子勇
以蔭除荊門知州

宣德仁字元儒紹興人以宣府籍中順治辛卯武舉由漕運千總歷湖廣掌印都司　國初沿明制都指揮使稱掌印都司掌漕運衛屯之事無兵權德仁稽覈軍伍簡明不擾逢龍難作德仁徬徨四晝夜計無所出家人環守之輒叱去戶外拔刀遶室行聞賊下令剪髮又某某污僞命則擲刀地下裂眥大叫及聞映榴殉節欣然得計即具公移屬家人詣安慶布政使請以狀申旋向

闕叩頭曰臣生不能報　國惟死作厲鬼以殺賊爾

遂自經德仁紫面白髭鬚目爍爍有神光能言詩禮與人藹然其殉生在夜半家人守戶外聞誓言已良久無聲俄冷風颯然慄人毛髮啟視見德仁懸身梁閒朝冠

麟服燭光闇淡中香煙繚繞其身神色如生印文端然在案也事　聞贈副將一子官守備
李國俊不知何許人官督標守備見賊勢方盛思破賊立功不能得其要領因佯投賊當賊攻應城國俊見事急鳴金吹號以警城中卒敗賊又致書胡定海約爲內應謀者偵投胡耀乾及自應城歸耀乾往迎欲誘執之國俊覺而走耀乾追之轉鬭中鳥鎗死今葉宣廟祀而李無稱者得非以其降耶夫王相胡定海與之插血定盟查昇紀事甚詳其鬭賊在賊勢猖獗之時非坐觀成敗從違無定志者比其爲賊計則反復爲　國家未嘗不忠也不諒其心而拘於迹則紀信且冇僭王之罪矣

朱璘字青巖上虞人任武昌同知仁廉愛民康熙二十七年署湖北驛鹽道逢龍劫璘同張芑至閱馬廠璘芑駡賊屢被脅不挫次日脅璘索印璘厲聲曰頭可斷印不可得也賊令分禁諸營絕其飲食晚忽遣使問遺酒食璘碎其器駡益厲逢龍亦歎曰好男子好男子遂不甚威劫之方璘駡拒僞命賊怒欲斬之耆老數百人號救乃囚於營璘與芑本姻戚乘防守懈偕與督標營將王相守備胡定海約其圖殲賊脫身走安慶求援時將軍瓦岱調兵江寧璘往從之隨征催餉芑亦會軍復武昌縣逢龍敗逸於白雲集璘芑偵知擒獻事定璘擢南陽府知府初璘爲賊執其妻邵氏聞變命子瑞圖恐

懷印走安慶納印巡撫請奏聞璘知其事郎寄語家人俾自為計而小吏有感璘惠者保其家出城守城者亦感璘好官為從城上縋數十人竟無恙璘以貢監筮仕而好學不倦著有綱鑑輯略明紀全載又定諸葛武侯文集二程文略朱子文略古文適八大家古文適訓誘蒙學

張芑字尋岑桐城人任武昌通判逢龍之變賊挾芑至閱馬廠芑與朱璘同厲聲罵賊賊怒將斬之父老數百人奔號力救良久方解芑攝府印賊索印甚急芑母聞之謂家人曰吾兒素懷忠義此行必死因懷印竄匿後知芑未死潛使人歸其印又送飯通信而印仍歸芑賊

兩發僞劄授以官芑皆罵而裂之聞糧道葉映榴自刎死柩出城芑紿守者曰吾與葉公同鄉里此行不可不一送若偕往可乎守者許之及往撫葉棺慟哭俄躍入江守者急救不得死及逢龍犯荆州下芑等於獄芑俟防稍懈逸出至三義庵薙髮易服約二衲同買舟東奔抵郢穴錄狀付郵傳上之部并馳羽報諸路節鎮請師征討會蘄州叛兵丁原倡衆內訌芑與蘄州營守備李蒔延設伏擒斬之州遂平芑往道士洑僦民居治事檄各屬飭器械峙芻糧爲犄角計復出示招徠流散遠近士民稍稍寧輯賊有出沒境上者皆捕斬無失而興國大冶崇陽州縣報義勇殺賊多寡有差由此賊不敢東

下及振武將軍會荊州將軍江寧將軍帥大兵抵圻水
芑因謁見卽命芑隨往催糧餉大兵克復黄州獲逢龍
將軍命芑監𥗼逢龍等於市芑取逢龍臠肉酹酒遥祭
葉映榴觀者無不稱快賊平奉　旨知諸臣不屈狀復
原官後歴工部都水司員外郞
馬雲會遼陽人以廕入仕旣拒僞劄卽朝服佩刀出遣
人邀葉映榴同殉難映榴召輿隸不至遂自刎於堂皇
雲會過大街百姓環泣擁回公署是晩遊擊馬駿聲至
署擕雲會逾垣犇水關走守者呵止駿聲拔刀斬之二
人遂東下請救則五月二十六日事距兵變之五日矣
先時賊索朱璘印不得而璘妻遣子懷印出亡旋以其

家絕城免難則在第二日蓋賊初聽映榴紿言不禁諸人出入故也已朱璘張邑分禁賊營乘賊防守稍疏密會於胡廷海家歃血誓同討賊則在二十九日王相李國俊約定海與璘邑同謀璘邑又因賊燄方熾閉關東下請援則事在六月蓋出入漸不易矣然則映榴致命從容不爲激烈而紿賊開門以全無數生命其功不亦偉哉

齊國政字德庵上元人康熙二十三年官應城涖政勤敏訟無留獄尤加意學校人競稱之逢龍之難鄰境三面失守國政獨力守禦請兵退賊事載應城縣志而查昇鄂渚紀事乃云賊至應城而荊州將軍噶爾漢已先

入城賊即戰敗似與國政無所與者第覩國政退賊詳文云裁兵猖獗黃陂孝感城陷至六月初八日雲夢又陷距應城止四十里耳卑職戒嚴防守効死弗去初九日侵晨賊兵臨城大呼迎接卑職晝夜防禦賊窺城不可拔然猶未退此時賊兵南至漢川東至雲夢北至府城三面合圍城中百姓望救甚急夫應城一縣爲安陸荆州二府屬京山景陵潛江等州縣之咽喉倘有疏虞不獨身膏原野無益於國即鄰近州縣俱傾覆矣駐縣防兵三十五名寡不敵衆欲令巡捕官前往請兵又恐微員莫信只得親冒矢石突鋒刃奔請大兵至京山界迎見固山大胡蒙即拔營前進卑職星夜料理兵馬至

縣十四日賊兵與固山大胡臨陣對敵方令兵馬入城賊兵圍困五晝夜攻打不絕至十八日將軍兵到盡力血戰賊衆死傷過半乘夜奔潰始獲安全其言具於當日公牘必非飾辭則國政竭力捍禦之功不可沒也湖廣舊通志藝文有巡撫丁思孔疏報前巡撫柯永昇捐軀殉難及降調按察使丁煒抗賊棄家與葉映榴宣德仁同請褒獎二疏其傳名宦忠義則無柯永昇丁煒名姓而至今廟祀僅有葉映榴與宣德仁未有祀柯永昇者此不可不察也夏逆跳梁具見張芑殄逆紀略與永昇鄂渚紀事一則身罹其售一則目擊其事故其文自五月下旬至七月之杪皆可按日而稽也紀略與紀

事皆云眾兵直入撫署殺死五六人撫軍莫知所往此紀實矣而永昇之子於六月初一赴安慶巡撫楊所藴牒訴其父於六月二十二日眾賊攻署父率家人懷印奮戰父臂腿重傷昏迷倒地賊稱勿傷巡撫還與官做俾兵守視父囑家人恐遭賊手遂解帶自縊其言雖以情信葉映榴之將殉也以印付家人出走朱璘之抗賊也其妻以印授其子出城永昇倉猝遇賊挺身而鬬可也倘臨危不忘信守取印以授家人如葉映榴朱璘妻亦可也明知寡不敵眾而懷印以與賊戰是取印以貽賊也既戰而又戒勿傷既使守視而又容自盡且臂腿重傷而又能自縊皆非事理葉映榴之死也在二十六

日則距發難已四日矣映榴紿賊許降而約以毋肆殺戮開城任人出入由是各官家口皆得保全同官亦得彼此相聞故馬驍聲可入江夏縣署挈馬雲會同行如果巡撫殉難豈容無聞而四日之後映榴遺疏但云賊奪巡撫　敕印而不言巡撫死生天下必無之理也當日葉映榴血疏上達詔加優贈而柯永昇事部議復查是當日原未嘗信此事也舊志存其疏於藝文而逸其傳於名宦忠義蓋亦有所見矣至於丁煒抗賊棄家惟據丁煒自向安徽巡撫呈訴云爾其他紀載並無明文是時　國家鼎運方隆夏賊小寇跳梁識者知其無成一時官吏不汙偽命不過奉身守法本非奇節避兵而

逼勢自不能復顧其家非棄家也當賊逼僞命之時不聞如朱璘張芑之屢挫不撓及官軍平寇之時又不聞如齊國政喬文錦之全城恢復其究也身全而家亦無恙抑亦可謂倖矣以此請褒能無愧乎

人名別錄

殉難三人

糧道葉映榴　都司宣德仁

督標右營守備余國俊

罵賊被辱詐撥破賊者三人

武昌府同知朱璘　武昌府通判張芑

江夏縣知縣馬雲會

護持善類同謀破賊者三人

遊擊馬駿聲　　督標左營遊擊王相

守備胡定海

將領遏亂有功者二人

蘄州營守備李蔚延　　道士洑營守備黃雲

力守全城者一人

應城縣知縣齊國政

城陷而藉兵恢復者二人

蘄州知州張士駉　　武昌縣知縣喬文錦

赴江南請援者四人

襄陽鎮總兵官許盛　　降調按察使丁煒

原總督衙門筆帖式克錫類　黃岡知縣汪灝

投賊而立功自歸者一人

千總沈集

從逆搆禍者三人

督標中軍副將傅爾學　督標將領靳起功

督標左營千總胡耀乾

逆黨投誠以叵測伏誅者五人（并上從逆三人共八人）

李廷秀　婁儆舜　萬金鑑

林德潤　周覬

章氏遺書卷二十五終

嘉業堂刊